

李洪志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十三

目錄

二零一四年舊金山法會講法	一
二零一五年紐約法會講法	六三
二零一五年美國西部法會講法	一一九

李洪志

二零一四年舊金山法會講法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二零一四年舊金山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師父入場，全場弟子起立，熱烈鼓掌）

大家好！大家坐下。這次法會，各地來了不少人，大陸也出來一些，但是有很多是早期前幾年出來的，陸陸續續的這兩年也有，從大陸出來的大法弟子。師父盼望你們早一點把思想轉變過來，能夠和國際社會人的思想一樣。

中共邪黨的邪惡黨文化，潛移默化幾十年的灌輸，已經使大陸的中國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問題都是極端的，甚至和國際社會、和古老傳統中國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大陸有十幾億人，慢慢的灌輸中沒有感覺的被變異了；大家覺的，都一樣啊，沒甚麼不對勁的，人就是這樣嘛。不是！有時候媒體用你們，有的時候項目用你們，你們的想法，那種黨文化的極端做法、說謊、

三

糊弄事的工作作風，真的使他們受不了。如果你們和美國人、世界各地自由國家這些人接觸，他們會覺的你是怪怪的。這一點，師父是親身經歷過的。師父當年也是從大陸出來，但是我一下子就覺察到了這個東西，看到了這個差異。有的時候，國際社會的學員不敢接納你們，項目中不敢接納你們，不是說你們有甚麼問題，是真的沒有辦法和你們合作。

四

黨文化灌輸形成的思想所反映出來的人的行為，包括寫文章的方式，都是黨文化的。我有時候就在想，我說大紀元也好、明慧網也好、其它網站也好，都要人手；中國大陸出來一些年富力強的，也有一定高學歷的，可是真的用你們了，這些媒體就會變成大陸黨文化的媒體。這不是民族文化的差異，這是邪黨變異人的思想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多接觸國際社會的人，多了解他們，把思想趕快轉過來。不然的話，年輕也做不了甚麼事情。而且那個心態也不一樣。做甚麼事都是防著別人，說話非常的含含蓄蓄的、躲躲閃閃的，給人感覺還賊眉鼠眼的。甚麼事情都在躲閃，甚麼事都愛打聽。怎麼和你交流？怎麼和你去接觸、配合？所以

國際社會上很多大法弟子覺的這都是特務，那他就是這感覺啊。

大法弟子心胸坦蕩，有甚麼可怕的？這已經是美國了。在這裏中共邪黨是洪水猛獸，是惡魔，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想的。這不是它們的天下。那還怕甚麼？中共邪黨才害怕哪。你要說你是中共邪黨黨員，綠卡不會給你辦的，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任何國家都不會接納中共邪黨。看到這麼多大陸出來的大法弟子，就想說這麼兩句。

我一直在講，我說在這十多年中，風風雨雨，看上去是很亂，大法弟子被邪黨迫害中，到處抓人，製造恐怖，迫害打壓，搞的亂七八糟。可是你們知道嗎？這個亂是安排的，而且，對每個學員，對世上的每個人，他的思想、一舉一動，都看的很緊，都看的非常清楚，「亂」是有序的，是安排的。

你們知道了這個宇宙結構，我給你們講過，我說從粒子到星球，這樣一個空間概念。其實比這還多哪。縱向橫向的，哪怕小指尖這麼大個地方，就有無數億的世界，可是卻都是神。全宇宙有多少生命、多少神，密密麻麻、沒有任何空隙

的都在盯著你，在盯著所有地上人的思想，因為地球上所發生的這件事情關係到整個天體。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整體形勢的走向，正法的成與不成，決定著宇宙能不能留下，這麼大一件事情。看似無序，實際上是有序的；反映出來是亂的，可是對每個人是仔細的。

我當然不承認這場迫害，我想完全用善的方式把它解決了，但是舊勢力，包括舊宇宙的一切生命，它們都不會，它們都不懂，它們就會這個。當年對耶穌它們是這麼幹的，對釋迦牟尼當時它們也是這麼幹的，就包括再以前的那些聖者，蘇格拉底、摩西，等等等等，它們全是這麼幹的。它們就會這個。而且這些聖者都是為了鋪一條人認識神的文化的路。這還是說近代五千年的事情。這一億年的歷史中有多少個五千年啊？兩萬個。每一期都有神下來，都在奠定著人的文化。不斷的修正不同時期所產生的文明，不斷的造就人的思想與行為。到最後，到了近代這一步，人類才變成這樣。

安排了這麼長時間，這麼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序！我要說你們每走一步、

你那一步邁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你在迫害中喊多少聲、打你多少下，那都是它們安排好的。當然修煉人的正念強不強也會改變這些，不會有大的出入。你的心態，甚至於能承受到甚麼成度，它們都是非常清楚的。怎麼能沒有序呢？它決定著無量無計的生命、整個宇宙的生命在這次正法中能不能夠救下來。大家想一想，哪有無序的事啊？在修煉中，不管是甚麼環境，不管是甚麼樣的階層，不管你是甚麼身份，你覺的自己做的這些事情是偶然的，是幸運或者是倒霉，你如果要是真的看見了，就會發現，那都是你的願促成了這條路，沒有偶然的。

大法弟子的修煉是第一位的，你們修好了才能決定你們的路走的是正的。可能迫害中大家都在恨中共邪黨，甚至有的人想一有機會要跟他們玩命。不值得。你們不知道，邪黨那是舊勢力安排的一條棍子。你們曾經是偉大的神，舊勢力它們在用這個棍子打出你的執著，想要這麼幹，打出你們不應該有的那些思想，打掉你們的罪業。雖然師父不承認這一套，它們畢竟這樣做了。我剛才講了，這些

宇宙的生命它們不知道怎麼幹，它就會這個，所以就促成了這場迫害。

沒有偶然的，別看亂，一點都不亂。他這樣的表現，他那樣的表現，針對他這個心做的，針對他那個心做，總體上合起來顯的亂。顯的亂，一點都不亂。邪惡這麼叫囂、那麼叫囂，使出各種邪惡的手段，是不同事針對不同修煉人的。合起來，看著這些如狼似虎的惡警，很可惡，可是一點都不亂，他背後都是那些神在控制，我叫它們舊勢力。可是這個路，它畢竟這樣已經走下來了。大法弟子只要正念足，這麼說吧，大法弟子正念足你就能闖過來。

有些人可能這樣理解：我當時正念很強啊，我怎麼被迫害這麼厲害？是，絕對不像一個工業產品，一個模子倒出來的、一樣的。因為在漫長的生命過程中，你有這樣的心，他有那樣的心，潛移默化在歷史上欠下了不同的東西，每個人的心性高低、執著都不同，路因此是不一樣的，所承受的、所反映出來的狀態也都是不一樣的。就包括在這場迫害中惡警對人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

不要覺的經過這場迫害，這個事情變了。當初我們只是一心修煉，邪黨不叫

我們修煉，迫害大法，我們就跟你們鬥了。沒有，我從來都沒有說跟中共邪黨鬥，它不值得。我只是不承認舊勢力安排的這套東西，將來肯定我會把它改變過來，但是現在眼下這個形勢就是這樣。

修煉人哪，大家想想，每個人在世上都走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歷史過程。這個世間的理是反的，你看的是好的，在那邊看是壞的。你聞著是香的，那邊聞著是臭的，甚麼東西都是反過來的。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修煉起來是很難，要想保持正念更難。但是呢，正因為這樣，才會把那些人心反映出來；做的好的就向正面發展；做的不好的、不向內心找的，就會向反的方向發展。我這裏講的不只是修煉人，常人也是這樣。

在整個人類歷史過程中，都是這樣。如果你們不能正確去對待，不能把自己當作修煉人向內去找，那真的是沒有辦法修。尤其是在這場迫害中，你不能够升起正念來，反而增加了無數的仇恨。中共邪黨是很壞，不久就一定要淘汰它。可是哪，你們知道甚麼是壞人、好人嗎？你心裏裝的是恨、是惡，大家想想這是甚

麼生命？會表現在行為上，甚至於表現在面像上，人瞅你都是惡的。我不是說一些大法弟子修的不好，修的好的一面就隔開了。只要在人這邊還有你人的東西存在，就有那些不好的東西，就有不好的思想，越到表面表現的越差。師父為甚麼給你們講法，就是要告訴你們這些，叫你們明白。

甚麼都沒有變，師父還是當初的師父，宇宙的法永遠都不會變。（熱烈鼓掌）只是我們在這場迫害中，這場所謂的考驗中，有的人去了執著，有的人沒去執著，有的人反而增加了執著。這就是在這場所謂的考驗中表現出來的狀態。是你們在變，是大法弟子在變。不向正的方面變，那就向負的方面變，一定的。

從現在的情況看，形勢是發生了很大變化。誰在歷史上喊萬歲他也萬歲不了，誰都在喊鐵打的江山，可是它不是鐵打的。一朝一代就這樣過去了，這紅潮也要落了。（鼓掌）這歷史是誰也扭轉不了的，那是神安排的。誰要想逆著歷史走他就是小丑，這在歷史上已經不少見了。誰也挽救不了中共邪黨。但是哪，大法弟子越到比較寬鬆的環境的時候，越要注意自己的修煉，因為它越容易表現出

你察覺不到的那些執著、越容易增強執著。千萬注意。到甚麼情況下，都要注意修自己。從始到終都能保持著如初的那種心，你必成。（熱烈鼓掌）

想一想，不是大家自己在變嗎？大法弟子風風雨雨走過來的路，從人的角度上講，是一首壯歌；從神的角度上講，這是熔爐在冶煉真金的過程。修煉中就會有大浪淘沙。這一切都將留給歷史，也許會永永遠遠的流傳下去。（鼓掌）大法弟子在這個期間做的好與壞，這件事情過去了，就沒有回頭的機會，因為那個邪惡已經不存在了，那些邪惡逐漸的被銷毀的已經沒有能力了，想要再來考驗你、從新讓你走一遍的機會都沒有了，自己做的甚麼樣哪，可能就是甚麼樣了。好在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束。作為大法弟子，無論在甚麼環境下，你都應該做好，做的更好，趕快把那些不足、把那些不應該有的去掉。

不怕你在各行各業，不怕你當多大的官，不怕你是甚麼身份，人類社會各個階層，整個人類社會，就是一個修煉的環境！我說這話可不是形容啊。你們知道這億萬年的安排嗎？小道只知道到廟裏、到山裏去修煉，他不知道給大法弟子安

排的環境是整個人類。哪裏都可以修煉，只看你怎麼樣去對待。

可能在現階段也好，再過一段時間也好，政治上的變動啊、變化呀，會很吸引人。作為大法弟子，我想，經過這十多年的嚴酷考驗走過來的，那應該看的清楚。人世間的事情，它就是人世間的自然變化。我當然知道，這都是神的系統安排，就是這樣。不要去參與常人的政治。不要被常人帶動，這些年有許多民主人士、許多政治團體給了我們支持，因此你們也去參與他們的事情。你要知道你是修煉人，我們不參與政治。有更大的、巨大的事情等著你去做。

香港的事情，最近影響很大，很多人也都在關注。作為一個媒體來講，可以如實的去報導，包括媒體評論，揭露迫害大法弟子的邪黨。由於真實的報導中國大陸及目前香港和其它國際事件，因此大紀元也變成一個很有名的媒體，威望也提高了。作為媒體本身來講，新聞報導評論是沒有問題的；作為個人來講，我們不能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你是修煉人，你要注意你是修煉自身，不是政治鬥爭，絕對不是，永遠也不會是。這個路要走不正，歪一點，人類就完了，人類沒

有希望了，宇宙也沒有希望了。全宇宙的生命，甚至人類，都在關注著大法弟子路走的正不正。

說點具體的。大法弟子陸陸續續的做一些大法的項目，還有一些在常人中做了一些生意、想要為大法做貢獻。我要提醒你們，財務上一定要清楚。因為無論你做甚麼，表現出來的都是大法弟子人的一面在做。人做就有人心的表現。你自己對自己的放鬆、隨意，在神眼裏可不是這麼看的。如果大法項目財務管理不嚴，如果真的是用心不對，那個罪大的了不得，因為那不只是個人的污點，那是在破壞大法弟子的這條路。

以前有過這樣的教訓，在神的眼裏有的人已經是他另眼看待了，自己不知道，還不警覺，還在忘乎所以。我告訴大家，無論大法弟子搞甚麼項目，牽扯到資金問題，一定要健全你的財會制度，不能在這上違反法律。常人公司怎麼做的，你就怎麼做，一定的！絕對不能走歪這個路！如果不是這場迫害，我絕對不會讓你們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要想建立一個公司，你要想搞一個項目，哪怕是你覺的這就是大法弟子的項目，你都要先健全你的財會制度再搞！否則你就別搞！你要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師父講到的問題，就已經是必須的了。我不知道那些舊勢力甚麼時候對你加害，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一定要做好。

再有，一些大法弟子從大陸出來以後不幹正事。我為甚麼老這麼講？因為從大陸出來的學員，人數已經超過原有國外大法弟子了。可是哪，有些人出來之後，以法輪功學員的名義辦了庇護，卻過自己的生活去了，甚麼救人事也不參加。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責任。你絕對推脫不了的！真的舊勢力看你不行了的時候，你就危險了！因為你的生命是為這個來的。有些大法弟子在國內表現的不好，本來修的就不好，到國外還人心那麼多！在一起就戲戲戲，甚麼事都攪和。還那麼多人心，而且有些人根本就不出來做大法弟子該做的事。你要不去救人哪，你就不是個大法弟子。這是大法弟子的責任。

師父也就是這麼說了，沒有人強制你。修煉嘛，都是個人的事情。你說我不

想修了，那就不修了。舊勢力怎麼對待你，那是它的事情。在迫害中那個心受不了，就想安定點，這回到國外了，找個僻靜地方，過起安逸生活來了。平復平復那受傷的心也可以，但是你得做法弟子該做的事，時間不等人。

看這形勢變化，中共邪黨那部機器，只要它不解體或宣布停止迫害法輪功，它還在轉動，那大小齒輪還在轉，各地迫害法輪功的現象還在出現。有的參與迫害的人是明白了，不幹了，甚至於表現的很正面了，這是整體形勢在變化所表現出來的狀態，但是它不是中共邪黨發出指令不迫害法輪功了。沒有，所以它那部機器還在轉。表現出來是人對大法弟子的態度，這種情況在各地已經大量的發生。有的「六一零」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惡警甚至於是登門拜訪，說我們不管了、怎麼怎麼對不起呀。我告訴你，那不是政策，那是他個人的表現。也許出自於正念，也許出自於狡猾的心理，怕運動過後找到他。

不管怎麼樣吧，形勢在變化。不管形勢變化成甚麼樣，你就是個修煉人。迫害當初我不是講了嗎？我說一個心不動能制萬動。有人理解成在家裏不出來，坐

著不動了。形勢在變化，這種迫害的恐怖形勢才能觸動人心，大好的形勢也能帶動人心，風吹草動人的心都要隨著動，這對修煉人才是嚴重的影響呢！

很多學員可能還有一些問題，大老遠的來了。師父只能概括的講，我留一點時間給大家，你們可以提條子。（熱烈鼓掌）那些個，你說我家遇到甚麼困難啦、我身體怎麼在消業啊，我想，作為大法弟子來講，咱們大家就別提這樣的條子了。你要問我，我就告訴你一句話：因為你是修煉人了，你才碰到的；因為你是修煉人了，這些事情無論是正面的反應、負面的反應，都是好事。（熱烈鼓掌）因為它是在你修煉的這條路上，為你提高而準備的。

好，下面可以提條子。（熱烈鼓掌）（師父改站為坐）

弟子：最近我們地區很多同修將自己的被迫害經歷遞交到「巡視組」，利用常人形式主動反迫害。我們還體悟到應該在中國大陸人人起訴江魔頭。需要我們大法弟子去推動嗎？

師父：只要大法弟子，你覺的揭露迫害、挽救世人有用的事情，你就去做。完全是為了人的這種報復心，這就不能做。向中共邪黨的甚麼機構遞交反迫害材料都要注意安全，那是為邪黨服務的。

弟子：現在很多同修都在利用常人的法律反迫害、救度眾生，但大家總是覺的不能從實質上反對這場迫害。（師父：為甚麼不反對這場迫害？師父都不承認的。）我們如果能夠更好的發揮好主角的作用、又能與正義律師配合好，真正的做到實處……。

師父：是，反迫害的事情，本身就是講真相，就是在救度眾生。中共邪黨為甚麼要改變人的思想？為甚麼這個政權要破壞傳統文化？為甚麼這個政權要灌輸它的邪惡理念？這是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都沒有過的，任何一種宗教都沒達到它這種成度，包括那些邪教也望塵莫及。你們仔細看看，這不就是破壞人類的魔嗎？而它又不是真正宇宙中的魔。它既不是宇宙的魔，它也不是正常的生命，

是一個變異的東西。這個變異的東西就是針對人類從古到今奠定好的、讓人得法的、理解法的那種思想的破壞。甚麼叫「無神論」？這本身邪惡至極啊。人是神造的，宇宙都是神造的。它叫你背叛神，然後叫神拋棄你。

弟子：大陸的協調人一批一批的被迫害。許多協調人從邪惡的黑窩正念闖出，卻以病業離世，致使許多地區的協調工作沒有連續性，不能夠真正的形成整體。弟子認為以各個項目的形式形成一種協調機制，……。

師父：我想，大法弟子想的辦法出發點是好的吧，在那種邪惡的情況下如果你去聯繫，那就是極其不安全的，而且會給那些地區的學員帶來危險。你們得從這上考慮。其實有法在，那些大法弟子，無論他和大家聯繫和不聯繫，只要他能知道大法的形勢、能夠上網、突破網絡封鎖，他都能夠跟上形勢，因為有神在管。

當然啦，你們協調起來，做事那更好，但是一定要考慮安全。最起碼現在不

能夠大面積的去做，不能夠大面積去掌握不同地區學員的名單！誰做了，誰在幹壞事。

「有些協調人病業離世」，我從來都沒說協調人修煉的好。我沒說協調人是我們大法弟子修煉最好的。很多默默無聞的，其實修的很好的很多。協調人當初是因為有意願為大家操心才指定的。當然，協調人裏邊修的很好的也很多，這也不在少數，但是我不是以這個劃分的。這個協調人也有自己要修的，不然就是神了嘛。是人就得修，協調人也會反映出來人心，也可能有很強的執著，也可能歷史上有這樣的業債、那樣的業債。每個生命的路都是很複雜的，遇到的情況也是複雜的。在最關鍵的時刻，能走過來、不能走過來在兩可之間的時候，做不好就會失去生命，做好了就闖過來了。

弟子：師父在二零零九年講過神韻回國。幾年過去了，大部份學員認為，邪黨不解體神韻就不可能回國。（眾笑）

一九

二〇

師父：神韻一定要去中國演。（熱烈鼓掌）這要看正法形勢，整個正法時間問題。

弟子：大法弟子被綁架事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加拿大大使館也派人去法庭旁聽，但我們的媒體卻缺乏連續的關注。

師父：說起來啊，大法弟子辦的媒體，現在比常人的媒體，基本建設上、專業化成度上，還是有差距，這一點是肯定的。在正法的整個講真相的形勢中，那是起了大作用的，但是我是總盼你們那個媒體能夠越來越正規。可是哪，你們目前也沒有那麼多的專業人才。就是這些大法弟子。這麼難，走出來，舊勢力才認為你有威德。甚麼事情都是這麼難。人才濟濟，做起來這麼容易，它認為你沒威德。這就是舊勢力要幹的，它們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幹的。

當然啦，你們辦的媒體，我也順便說一句：有些時候大法弟子那些重要信息啊，不報導。你要知道你在幹啥。過去那時候沒有大陸出來的大法弟子，但是整

個大法弟子的情況跟的很緊。你知道你在幹啥，你得知道你是誰的媒體。現在哪，有點忘乎所以，很重要的大法弟子的信息不報導。我已經多次說過這事了啊，不重視，甚至以個人情緒來做媒體。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個人修的好壞沒有關係，這些重大的事情，大法弟子的事情，你要不做好，這個賬，舊勢力將來它可跟你大算的。你們可千萬注意。你不要覺的我在這個位置上，這回我說了算了。責任也大，做不好問題也大。用心差一點都不行啊。

我剛才講了，說宇宙的生命數不清。我對你們講，正法中我是從天體的中間往兩頭做，為甚麼人類正法還沒到這一步，到現在我還沒做到頭。兩頭做，這邊沒到表面，那邊沒到最上頭。天體大的神都認為不可思議。那生命多的簡直無法衡量、無法想像。有的時候我都震驚。這麼多生命關注著你們。你的一思一念、一舉一動，都被數不盡的眾生在看著！我是說一個人的一思一念，就會被無數的神看著！誰也不會插手，但是誰都在看著，最後他們會去衡量你這個生命。

二一

二二

弟子：大陸邪黨中央搞所謂「信息公開」。大法弟子要求各地洗腦班把其機構設立的法律依據、參與迫害者的身份、迫害所用資金來源的真相公開，用這種形式揭露迫害，是否合適？

師父：覺的應該做就做吧，反正大法弟子以講真相救人為目地。這些事你們看吧。師父看著整體形勢，不讓出現問題。個人修煉，我法身在管，具體事我不直接管。那個人心出來很強烈啊，你會跟我搞矛盾的。（眾笑）但是哪，那個修煉的路還真得你自己走，才算數。如果我告訴你咋走，你這條修煉的路就不算數了。所以有些人總想問師父，做點事就想問師父，我有的時候皺眉頭，我有的時候不太搭理他。他可能覺的：師父怎麼這麼對待我？我要真對你說了我就在拆你的修煉路！差一環都不行的！我不能拆。（師父笑）

弟子：舊金山是著名的旅遊城市，有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而中國城也是本市講真相的重點。舊金山有數百學員，但是許多學員對中國城和景點講真相

不重視，所以長期在景點和中國城講真相的學員非常有限，很多時候一個點只有一個人。

師父：聽見啦？我真希望多一些大法弟子在那多救一些人。你幹啥去了？特別是那些個沒做好的，來到這裏你在幹啥？

弟子：國內大法弟子的孩子已長大成人，是否我們的修煉狀態還會影響他們？

師父：太能影響他們了。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小的時候他沒有甚麼觀念，隨著大人在煉功，表現的也不錯。孩子小嘛，天目也能看見一些景象，對你還有幫助。但是，一大了，他的自我觀念就有了，被社會帶動的就強了；你再放鬆他，他就隨波逐流去了。不是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做的相當差嗎？甚至不如常人的孩子。

二三

弟子：本地這些年從中國大陸來了不少學員，但他們許多辦了身份後就不見了，很少出來參加救人的事情。儘管師父在這次法會之前已經講過相關的法，但他們還是沒有悟到，有的是忘了自己作為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責任。

師父：是這樣。我們各國都有這情況，這些年一直也有這樣的人，我一講法，他來了。這一年你都看不著他哪去了，你也不知道他幹啥。我一講法他來了。我的法可不隨便聽啊，那是天機，聽了之後你要不去做大法弟子的事，那不是偷聽天機嗎？！舊勢力能叫不修煉的人知道天機嗎？不危險嗎？

二四

弟子：近期有許多從大陸出來的學員在同修中使用假姓、假名。

師父：是啊，到國外了你還怕甚麼呢？你都不能堂堂正正，你那一思一念神都在看著，寬鬆的環境中你還這樣？說你怕習慣了，養成了習慣，那你就早點改過來。說我一直抱著這樣的心態，那就是問題了，那不是執著了嗎？別人也沒辦法跟你配合啊。誰都不知道你是誰，那不把你當特務嗎？

弟子：我們地區每週集體學法後，大家都不願意交流，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無形的間隔，很難形成整體。每週一次的神韻交流，參加的人也很少，一直以來我們當地的神韻推票都做的不好，很多負責人出現麻木，不知道如何改變這種狀態。

師父：一個地區狀態好不好，負責人也是很關鍵。常人的心那麼多，怕這怕那，越怕越麻煩。作為負責人來講，師父把這些學員交給你，你覺的他們修的好壞與你沒責任？有責任。我就覺的，有些地區，好像是，修煉狀態就是鬆懈。常人公司也好、幹甚麼工作也好，你這麼做，那就是混事。大法弟子能混事嗎？這麼嚴肅的事。我說了，當然修煉狀態都不同，每個人對法認識成度、修煉層次也都不一樣，表現起來差異是很大。但是不管怎麼樣，這麼艱難的十幾年的路都走過來了，還不珍惜。

可我也是說了，你就是不珍惜，那也沒辦法。中士問道，下士問道，那他就這個狀態。可是哪，更多的大法弟子，包括師父，真的盼望你們能夠明白過來，

真的能夠少一點人心，真的能在法上認識。說還是說，盼望還是盼望，你真的不去實修，你真的不想重視，那就得想辦法了。

其實做的好的大法弟子，在這場迫害中能走過來的大法弟子，不就是因為他們法學的好、紮實，才能夠走過來嗎？那些帶修不修的，那是很難走好這條路的。

弟子：我從大陸剛來一年，在媒體做，感覺體力精力跟不上，是否應該在西方社會適應一段時間才可以做媒體？

師父：沒有這麼說吧。你在大法的環境中身體都不好、狀態都不好，到常人中我看不一定會更好。也許太忙了。在大法弟子辦的媒體中，擔任的角色太多，有這個情況。顧不上吃，顧不上睡，有這個情況，當然這是少數了。如果不是這個情況，那就在修煉上多下下功夫。

我們很多人過關時，用你們的話說「病業關」也好、甚麼麻煩也好，找不著

自己的執著在哪裏，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到底是甚麼原因。我告訴你們，大法弟子是絕對不能含糊的。你將要過去的這一關，就要過去了，可是還有一個執著沒去，就達不到標準，就過不去。修煉好了不就過去嗎？就過不去，他就停留在那。可是那個東西並不大，那個執著並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為你就是意識不到它，你就過不去，老是停留在那。這個不是說你修的不好，你就沒有認真的去想一想，意識到這些東西不符合修煉！只要它不符合修煉人的狀態，不符合修煉人應該有的，它就是個問題！（熱烈鼓掌）

弟子：師父您好，請仔細講一下剛才講到的資金問題。做生意的修煉人如何把握好？

師父：做生意的不是我講的問題，那是你自己的工作了。你說我是老闆，只要你做的像修煉人樣，不坑害別人，正常的做生意，沒有問題的。這個話我早就講過了。那都是你自己的錢，（師父笑）放你們家裏，放你銀行，那是你自己的

事。我說的是大法弟子的項目。

很多大法弟子的項目，你說以大法弟子的項目出現，你的資金卻管理一片混亂。我說的這是大多數啊，它是個問題了，那舊勢力要找麻煩。你們有些人已經在這上出問題了，自己還不覺醒、還不重視，我看你咋過那關。

弟子：一部份認為，不應該都往國外跑，應該在大陸救人。另一部份認為，師尊沒說不讓，就可以往國外跑。（眾笑）同修說，都想往國外跑，這是一個強大的執著。

師父：不管國內國外啦，師父是沒有講這話。為甚麼不講呢？是因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安排，每個人的路是不同的，所以我不能去這樣直接去說行和不行。但是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不是用法在衡量嗎？

以前神韻用人那時候，遇到過這個情況，但不都是這樣，比如想要一個人，就來不了，怎麼樣都是搗亂，就是不讓他來。按理說救人的事，師父親自來帶著

做，這個事挺重要的，不行。後來發現哪，他應該救的人他沒救。這輩子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且是答應下來的事情他沒做，來不了，他得做了那件事才能來了。發現有這個問題。

弟子：因為迫害期間進京護法，沒有學歷。現在找時間學習，是否能達到飛天入學水平？

師父：沒有學歷，是，大法弟子很多失學的，這個迫害對孩子也是很邪惡。年輕的大法弟子不讓上學，這個很多。邪惡就是這麼幹的啦。你說我年輕，我要找時間學習，這個不是問題。但是呢，自己也要參加大法的項目做些事情，同時再抓緊學習，這不是問題。

入飛天，有條件才行。飛天是專業學校，它是藝術學校，所以它只收藝術人才。它不是一般的學校。不過飛天將來要在社會上辦學，飛天大學準備在社會辦學，要辦綜合性大學，其它學科也要做，而且在社會上辦學，要在社會上招生，

就不侷限在大法弟子中，現在已經著手在做了。（鼓掌）

弟子：個人生意屬不屬於你說的範圍？

師父：個人生意不屬於啦。個人生意，怎麼也得管好，說甚麼你都得管好的，（師父笑）要不那生意不黃了嗎？（眾笑）

弟子：有一位學員，修了十多年了，還以有病為由申請國家補助。我們不知怎麼與這位同修交流，因為他修煉後身體已沒有病了，而且上山工地幹活，很能幹。（眾笑）

師父：反正人心在都會反映出來，不在這，就在那，但不一定說這個學員就修的不好。人心哪，說不定在哪塊他有執著。這不用去幹活了，多做點大法的事情，就拿了吧，也可能是這個想法。但是不管怎麼樣，咱們修煉人，還得走正自己的路啊。

弟子：面對道德淪喪、甚至沒有任何底線的世人，很難生出慈悲心。是不是不要管他們甚麼樣了，弟子就只管去救度？

師父：是！人哪，在不同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狀態，那真的大不一樣。我現在看中國大陸的人啊，道德人格下滑的真快。我從大陸出來十多年了，我一直在觀察大陸人的變化，因為這與正法、救度有直接關係。我就發現人變化的太快了！但是，我在仔細觀察他們的時候，我發現其實他們還有善心。只是思想變異的很厲害，被中共邪黨簡直是加速的在變異。不管怎麼樣吧，能否得救其實就看他的善念了。大陸人無論怎麼污染，表面以下有一層薄膜一樣的隔著，一掀下去就是他自己，會像六十年代的人品道德。將來我會掀下去這個東西。（熱烈鼓掌）

弟子：弟子總是不時的陷入消極、消沉的狀態，一是對圓滿後生命的意義感到迷茫，再就是覺的剩下的時間不多了，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彌補不精進造成的

損失。通過大量學法，能好一些，但達不到「修煉如初」。不爭氣的弟子請師父開示。

師父：作為一個人來講，對神、對圓滿也沒正念了，那一定是邪惡的東西對人思想長期干擾造成的，包括業力。正常情況下你說我要知道天上生命的狀態是甚麼樣，其實你現在想神是甚麼狀態也是用人的思想在想，你也想不清楚，所以想用這方法升起正念來也很難。但是我們每個大法弟子，就包括世人，在你思想深處都有記憶，到世上來找大法；大法弟子是為助師正法了。有的時候我在觀察一些大法弟子，很多事情表現的真的是叫人操心；可是哪，真的碰到大法弟子原則問題時，就真的就看出來了，噢，這是大法弟子。

人心強的時候你看不著他正的一面，正念強時才覺的大法弟子不一樣，所以學員之間經常看不清楚對方是甚麼狀態。人心的表現也不一定都一樣。就讓你無奈呀、消極呀，讓你變的懶懶散散，這東西就叫你打不起精神。我告訴大家，很多微細的那些不好的生命，它們就像塵土一樣覆蓋住你，蓋住人的思想，可是那

啥都不是，你們發正念就能消滅掉這些爛東西。很多人發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乾淨你身體中的這些東西，你的修煉就會受到影響。可是那些東西一念就滅沒了。你就是正念不足，正念就出不來，就不起作用。

迫害大法弟子的那些舊勢力，我越來越對它們嚴厲。舊勢力也看出來那個罪有多大，它們也不敢太放肆的迫害了，甚至於不敢指使那些個不同的神或正常生命直接迫害大法弟子了。它們現在控制那些個蟲子等亂七八糟必然淘汰的那些卑微的爛東西在迫害大法弟子。都不成對比了，可是很多大法弟子就是正念不強，表現的很無奈。有時修煉中過不去的關，找不到執著，是因為有一些很小的問題不當回事。其實再小的事，達不到標準也不行。時間一長，人會出現消極，它們就會加重消極。目前表現的消業狀態也是這些低微的爛東西幹的。

發正念一定要重視。大家都發正念，清理它們。（熱烈鼓掌）這也是舊勢力的安排到這時候了。很弱，但很壞。要認真對待。其實你們現在想想，當初迫害很邪惡的時候你們那個精神頭很足，師父叫做啥一定做好。你們忘了前幾年那勁

頭了嗎？那時精神也很強，頂住那麼大壓力走過來了。你知道那壓力有多大嗎？可是現在反而鬆懈了，不精進真的會使你正念也足不起來。越到這個時候那些壞東西其實也越不行了，你卻變的無可奈何了。

當然了，我也是這麼說吧，你們人的一面也到了表面能力小的地方了，（師父笑）往人的最表面上走了，所以顯的力量也沒有原來那麼大。但是你正念要強的話，同樣能帶動那麼大的力量，所以你們要更注意發正念。我剛才講的是，甚麼都是有規律的，看似無序，都是有序的。你要保持當時那麼大勁頭，現在這一下子邪惡也就都沒了，這舊勢力可能它也不會幹了，它也不會這麼安排。

弟子：文學創作如何回歸正統？

師父：其實我就在想你問的問題了。神韻節目的創作也是在這樣做。說恢復傳統文化。話雖然容易說呀，甚麼是傳統文化？怎麼樣恢復傳統文化？那標準在哪裏？具體做法怎麼樣去做？

在民國初期，就是清朝末年、民國初期的時候，那個時候的文學都是半白話、半文言文。等到再往後，白話多起來了，但是還有點文縷縷。再往後期呢，完全是白話文的時候，那些傳統的東西卻發現沒了。對漢語詞彙的解釋也變了，現在對現代漢語中詞彙的解釋也更是現代的解釋了，不是那個古詞原有的意思了，所以這些東西說起來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我們要想完全做到，現代人很難做到。我跟他們開玩笑的說，我說我有辦法。（鼓掌）

中共邪黨灌輸的這個邪惡理念，在大陸中國人的思想中已經被認為是正常的。有的年輕人，從出生就在這樣的灌輸中走過來的，對他們來講這種變異邪惡文化成了自然，反而把正常看成了可笑，或不理解。怎麼改變他？他們沒有認真系統的學過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歷史都是泛泛的、批判式的學的。這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輝煌歷史，神都讚歎！中共惡魔來了，文化被毀了，實物都被邪黨破壞了，破四舊那是人類從沒有過的浩劫！現在還在給學生灌中國古代落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沒一個好東西、只有黨最好。可憐的中國這一整代人。

過去在中國古文化的實物非常的多。那個時候一個縣裏就好幾個廟，歷史名人的故居，街頭巷尾的石雕，古代城垣，居屋式樣，不計其數，而且城鄉都很古樸！那時人情和人的表現狀態都完全與現代不一樣的。五千年留下的文物與字畫古書都被燒掉了。現在搞甚麼大力的去挖墳盜墓，冠冕堂皇的說是「考古研究」。盜墓！加深對古人的破壞。盜出點東西還說「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發現了甚麼甚麼東西」。中共邪黨毀了我們多少中國的文物歷史！這不是在它的「領導」下嗎？從墓裏頭挖出點東西，又查不清是誰，還說在它的「領導」下。

就說這些事情吧，慢慢來。你們可以儘量的做，可以參考現有的那些個傳統文化。

弟子：幾百萬大法弟子失去了生命，但目前明慧網公布只有幾千，我們怎樣能找到幾百萬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證據？

師父：大法弟子啊，被迫害死很多。作為媒體來講，要報導就要拿出真憑實

據來，查到他是誰，掌握他的資料，才有說服力。所以作為媒體來講，作為明慧網來講，也只能這麼做。有些查不到身源的，那就不能夠作為正式的資料了。

怎麼去找到？現在沒有這個時間去下這功夫。神都在管，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圓滿。但是不管怎麼樣，這場迫害，誰做的誰負責，包括參與者。人類的這種表現也得為此付出代價。

弟子：常人對「誰」將清算邪黨不理解，不相信神在做。

師父：對天理神佛也只能泛泛的說一下就好。從道理上，講中共邪黨不是迫害好人嗎？破壞與掩蓋了中國歷史，人不知道吧？歷次運動迫害的都是中國的精英，人不知道吧？迫害法輪功的真相，你不知道吧？中共邪黨是甚麼，人不知道吧？告訴人這個惡魔它有多邪惡，人會明白的。

至於說神在管，你講真相要講太高了，說神在做、神在管，不是誰都能理解。我想你講的太高了他就不接受了，你就等於告訴他「你不要聽我講真相，我

都在瞎說」。當然有的中國人信神，你泛泛的說一下，他就從道理上去理解了。

弟子：我是說英文的學員，現在為中文大紀元當銷售。我想問，是支持本地大紀元更重要，還是去紐約支持英文大紀元重要？

師父：師父不能給你解答這問題啊。每個人的路都得自己走。你覺的怎麼可行就怎麼做吧。媒體的情況，具體的他們自己把握；做不好，我是要找他們。具體怎麼做，那是他們的事了。

弟子：我想問，《轉法輪》第五講中寫道，「而我們是直指人心，按照我們宇宙的最高特性去修煉，按照宇宙的那種形式去修煉，」弟子不明白是宇宙的甚麼「那種形式」啊？謝謝師父。

師父：「形式」？不是宇宙、星河、粒子的運動形式嗎？按照「真善忍」特性，這也是宇宙的標準哪。你是新學員嗎？還是迫害中下去了又從新走回來的？

如果是從新走回來的你會問這問題。是凡這些年沒跟上進程、徹底下去了、再從新走回來，跟新學員一樣，但提的問題很怪，不像新學員。

學法，都在裏邊了。坐在這兒的這麼些人都是學法明白的。（熱烈鼓掌）

弟子：去年紐約神韻交響樂推廣，不如想像的好，我們如何改進？

師父：這些事情，作為神韻來講也是一樣，經過一段時間，世人都認識了，甚至於神韻家喻戶曉，最起碼在美國做到了。大家一聽，「神韻來了」，那這就好辦了，因為打開市場了，難度最起碼不在這裏了。我這怎麼樣倒出錢買票、我怎麼樣解決距離上的交通問題，時間上怎麼安排，他會想這些問題了。

神韻交響樂團只是音樂。音樂現在都不景氣。神韻交響樂，沒有像神韻名聲那麼大，所以很多人就抱著觀望的態度，不知道你演奏的是甚麼樣。最起碼人家知道，神韻藝術團演的很神奇。這神韻交響樂不知道啥樣，所以這是一個初期問題。即使這樣，它畢竟是神韻的交響樂。他們在紐約演的時候，當天紐約愛樂樂

團也在演，他們在林肯中心那邊演，神韻樂團在卡內基音樂廳這邊演。聽說有的觀眾兩邊都去看了，說那邊沒有我們這邊人多。而且兩邊都看的人說，神韻樂團這邊音樂很好、能量也很強，（鼓掌）演出的內容比較豐富，也很新奇。這是觀眾反映啦。

弟子：我是新西蘭某真相點講真相的弟子。最近景點受到很大干擾，導遊給我們拍照、錄像，致使我們不能在旅遊車邊講真相、勸退。

師父：那就把那個導遊，好好給他講講真相。前幾年其實各地也都遇到過這個情況，也是這樣走過來的。那時有的導遊不讓看真相，現在有的導遊帶頭領著看真相。雖然不一定都是這樣，可是作為大法弟子來講，講真相救人嘛，那導遊他也是人，也應該給他講講真相。也許還有其它問題，反正是你們看看吧，講真相也是不容易。修煉嘛，樹立威德嘛，那舊勢力看你們一天三退那麼多人，太輕鬆了，找點麻煩（師父笑）。其實你們的路，就是這麼走過來的。

弟子：意大利學員整體修煉跟不上正法進程，如何突破？

師父：新學員多的地區一定要抓緊學法，讓他們多學法，在修煉的同時，多參加集體活動，多帶著他們，讓他們跟上，漸漸的他們就明白了。你放的越散，他自己又不知道精進的重要性，他就會越來越放鬆自己，說不定就還走不進來都可能。一定要多帶著他們。

弟子：請問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救下一半的中國人嗎？如果中共在正法到來之前解體，沒退黨的人還有機會嗎？

師父：那當然就沒有機會了，所以我說時間是有限的。就包括舊勢力也好，它本來就不想叫你們救那麼多人，我在頂著它們。不然的話，好像是去年它們就要結束了，可是沒幾個人留下來咋辦呢？世界空空的，人類還要給大法開創一個輝煌時期哪，沒有人了，這咋做喲？

弟子：濟南大法弟子在今年「五一三」大法日去市中心廣場煉功洪法，許多人被便衣警察抓走。弟子很為他們擔心，我們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件事、搶人、救人。去廣場煉功洪法，都被抓進去了還怎麼救度眾生？

師父：這有點操之過急。組織那麼多學員去講真相，公開的在大陸，會給學員帶來危險。還是要考慮安全。有些地區真的是寬鬆了。我聽說他們在外邊公開煉功，警察就像沒看見一樣，有的警察還給看著、望風。各地區的情況都不一樣，它不是中共邪黨有甚麼新態度，迫害法輪功那部機器還在轉。寬鬆的地區是因為那個地區講真相的好，人都在變。公開的這樣做得具備條件，不具備條件還不要公開做，會給學員帶來麻煩、帶來不必要的迫害。

弟子：同修對同修的負面想法是「灰色的大山」，這是明慧網上一篇交流文章寫的。我看見另外空間，但我和同修有矛盾時也感到壓力很大，被不好的物質包圍著。我覺的別人對我不好的想法是外在的物質，不能夠傷到我。只要我按

大法歸正自己，我就能走出這段迷霧，但是我也知道我走的挺艱難。

師父：有些具體情況哪，每個人也都不同。看到的情況是對修煉人一種形容式的提醒，也不一定是真實的情況。就說它像一座大山一樣，它本身不是魔，但是它是負面的東西。作為大法弟子要想突破它，那就得經過一番努力，才能夠闖過來。其實這些年，不都是這麼走過來的？互相之間多幫助、配合、多理解、多看長處，應該不是問題。

弟子：我是高二的學生，我想去神韻。最近剛好開始學樂器，還來的及嗎？我平衡不好學習文化知識和做三件事，總覺的時間不夠。

師父：是，想學樂器，還要學習，很忙。這麼說吧，神韻剛剛成立的時候啊，隨便的招來了一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包括樂隊的那些學生，那個水平啊，（師父笑）和現在比，那真的是差的太遠了。現在神韻藝術團招收的條件很高，可能你們都看到了，從社會上招的，必須修煉是第一位的，必須願意修煉的；第

二哪，不是碩士畢業的，達不到碩士水平的，不要。他們說神韻藝術團交響樂團演出效果很好，那當然啦，都是高手了。而且那些學生，都是大法小弟子，當時就是沒有老師啊，所以上不去，憋著那股勁。可是這些高手一進來、一當老師，他們飛速的前進。有很多學生超過了成人。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弟子：有同修說，佛學會第一負責人的想法不管對不對，即使對救人和整體提高有影響，都不要質疑，去做。

師父：沒那麼嚴重吧，真有問題可以問總會的負責人。其實負責人也是修煉人，他只是在集體活動上組織大家參加大法弟子的活動，可是有些事情很可能會想不全面。我想不足的地方，作為一個修煉人，自己主動把不足做好，那才是大法弟子應該做的。有些事情忙了可以不去，有時間就去。不論甚麼活動，我想它一定是對救人有用的，對反迫害是有用的，才做的，否則的話負責人不會做這樣的事。

可是往往在做這些事情時，總是有人在裏面這不好那不行，攪來攪去的，甚至於耽誤了做這些事情。你覺的哪兒不足你自己把它做好啊，去做；負責人沒想到的你去多做，把它做好，不就完了嗎？修煉，神看的是人心，不看這個活動本身安排的完整不完整、全面不全面，神不看這個。它越不全面它還高興，看你們哪個人看到這事不完美能去做好它，看誰把那件事的不足做好了，因為做甚麼事你的修煉都在其中，看的是你的修煉！不是只學不用，你是不是主動去修，你是被動的被帶著走，表現出來還是你修還是不修的問題。

弟子：香港景點缺人，台灣有同修主動不定期組織不固定的同修到各縣市交流，鼓勵大家到香港景點講真相。有同修說，這是亂法。

師父：講真相這不是亂法。針對人去講真相，這還是重要的。交流的目的地是為了提高與救人，沒有不理性的做法，那救人還是重要的。要是做法上有問題，或者想法有問題，那必然會帶來阻力。

弟子：我們地區有學員以隱藏姓名的方式在學員內部用電子郵件發表文章，佛學會建議用實名，但有些學員堅持認為沒有問題。

師父：如果是在大陸以外，用實名比較好，大家有問題容易跟你交流。你來一個假名放上誰也不知道你是誰，有問題也沒辦法交流。

也許你早就考慮這問題了——反正我胡來，你也找不著我。是不是？可是你動甚麼念頭那神不在看嗎？你說你修煉，甚麼是修煉哪？給人看見那是修煉？那是假的！你那思想怎麼動的，那才是真實的。那誰能看見你的思想呢？你們同修之間互相能看到思想活動？他只能看到你思想帶動下的外在表現，但是你根本目的地是甚麼他還看不見。誰能看見？神能看見！師父的法身能看見！宇宙無量無計的生命都能看的見！

你做甚麼事情啊，除了人看不見，全都太公開了！你知道嗎？你在做甚麼，比人看電影還公開啊！你的思想怎麼活動的，全宇宙都知道，那全宇宙的生命都看著。你說這麼大一件事眾神能放心嗎？包括舊勢力，它們不得看嗎？！牽扯

到宇宙中每個生命留存的問題，它們不得去關注嗎？有多少生命在看著你們！

弟子：用戶的廣告效應效果不好，是甚麼原因？是講真相力度不夠，還是專業不夠標準，還是舊勢力干擾？

師父：廣告的效果呀，這個與商家本身也很有關係，與現在經濟形勢也有關係。你說我做了廣告了，客人就應該多起來了，不一定全會這樣，廣告就是廣告。

弟子：有學員在同修中推廣傳銷、直銷的商品，聽不進別人的善意。

師父：誰在學員中傳播那些不屬於正法的事情，誰就在干擾大法弟子、破壞正法形勢！比魔幹的罪還大，按照那個舊勢力說，比魔幹的還兇。是真正的在破壞。過去我說過，誰能破壞了大法弟子修煉形式啊？外在的因素，經過這場迫害，破壞了嗎？只是鍛煉成熟了大法弟子，篩下去的是沙子。誰能真正的把這個

修煉團體破壞了？把大法破壞了？誰都做不到，實踐證實了。我說過，就是這樣，干擾的是有執著的人，法是破壞不了的。能夠起到壞作用的，只有內部人。是凡幹這樣事的人都不是大法弟子，你就不要把他當作大法弟子對待，不管他修了多長時間。

弟子：我們電視媒體是否要豐富更多的娛樂節目來吸引人？在製作內容上，常人媒體非常刺激人的性情，很吸引現在的常人觀眾。

師父：甚麼樣的媒體都有，甚麼樣的藝術形式都有，不要管那些。品質低下的人他就喜歡三流的東西。可是主流社會的人哪，他不喜歡三流的東西。大家做神韻才知道，不管現代舞蹈與音樂怎麼流行，主流社會的人就看芭蕾舞、聽交響樂。針對的是主流人群，作為一個媒體來講，你要成為一個很有威望的主流媒體，從那個三流的東西上起步，你永遠都起不來。這些東西要在主流社會裏邊出現，人就把你的媒體當作是三流的東西。雖然你們是華文媒體，品質也要高。

你們有你們媒體的長處，大家現在知道了，全世界都在關注大紀元、新唐人的報導，目前只有你們敢報導那個真實情況。你們的新聞，包括很多東西，很有份量，也很吸引人。把內容再豐富豐富。包括藝術形式，表現的那些個藝術活動，節目內容，也要有質量，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品質高、可信度強的媒體，那樣就更有威信。

弟子：現在香港正流傳一種由大陸學員製作的錄音卡，裏面有師父早期講法，包括濟南、大連等，煉功音樂也有明慧網沒有發表的，還有其它明慧交流及講真相文章。賣七十元一個。聽說佛學會已叫學員停止傳賣，但還有人做。現在已到美國，弟子想問一下這個東西能不能夠傳？

師父：干擾大法弟子修煉的方式是以多種多樣形式出現的。最亂的時候哪，迫害嚴重的時候，甚麼都來。看似正面的，其實是在干擾。七十元一個，那錢上哪去？誰在幹？大法弟子無償給大家提供了很多東西，除了正式開書店的，基本

上是不收費的，網上也有。出發點是甚麼？為了方便大家學法，也得向佛學會、向管發行出版的學員談好才行。

弟子：在新加坡公共場所擺真相展板需要警署申請，但從未獲得批准。有學員十幾年來堅持講真相，因此多次被警察以莫須有的罪名告上法庭，學員中爭議很大。

師父：師父在這講也是在公開場合講，所以我不想公開場合講。講真相一定要做，至於怎麼講，各地學員根據自己情況看。新加坡這些年對大法弟子的做法上跟中共邪黨走的太近了，迫害法輪功方面快成為中國一個省了。

弟子：小弟子玩電子遊戲問題。

師父：這個電子遊戲機太害人了，它不只是針對大法弟子的孩子。它很吸引人，它對常人也起了一種非常消極的作用，讓你幹不好工作，睡不好覺，休息不

好，讓你沒有人情，讓你不管家庭，讓你學生不管學習，吸引著你，讓你走進這裏去，同樣是在毀壞人類。電子遊戲機的那些商人為了推廣它，不斷的翻花樣，就大力的這樣的搞、這樣推。人造了這麼巨大的罪業怎麼辦？是在敗壞人類呀。

弟子：大法弟子辦的公司之間的三角債怎麼解決？

師父：怎麼解決？那得給人家。你說你印報紙不給錢，工廠怎麼辦？你是大法項目，它也是呀，那怎麼辦呢？沒經營好是自己沒做好，那就得下功夫。大法弟子之間欠債，要還錢。都是大法弟子，你的就是我的了，哪有這說法啊？（眾笑）那能行嗎？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來講，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在修煉中代替不了你，你也代替不了他。包括父母、兄弟、夫妻、子女，誰也代替不了誰。

弟子：媒體工作環境很複雜，周圍同修也有同感。有時勾心鬥角比常人還多。

五一

師父：互相誰也不信任，都不說真話，相互之間碰不了，都不向內找，那當然複雜。你說你是甚麼媒體？你說你們這幫人在幹啥？修煉？這麼強的執著！你們電視台也好，大紀元也好，其它媒體也好，從現在開始，把你們的狀態改變改變，不像修煉人了！我早就說了，你們還要等到甚麼時候？你們還要等到甚麼時候？！沒有時間了。（熱烈鼓掌）

五二

大法弟子，每一個都算上，你們曾經是王，你們曾經帶了很大的福份來到人世，你們都不要了，要助師正法。你們現在不用心。你真的想要用錢，你真的想當官，你真的想說了算，你在人類社會真的是個精英，你真能做的到，可是你們沒要。你們都走到這一步了，為甚麼還放不下那點東西？！甚麼都放下，坦坦蕩蕩的作為一個修煉的人。從現在開始你們互相之間看看，誰的面貌改了，誰就聽了師父的話；誰沒改，誰就沒聽師父的話！（熱烈鼓掌）

師父這樣要求了，回到現實中，你們互相之間一看又不順眼。回到現實中，被那現實的利益、個人的執著帶動著，你們又不是現在這個心態了！你們要知道

你們是修煉人哪，你們有多大的責任哪！將來你們就知道，那個時候你們只有後悔！

弟子：常人講究避免說不吉利的話，最近修煉人之間流行說只能講正面的、別講負面的，說神韻就是這樣做的，但這樣交流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師父：常人愛聽甚麼就講甚麼吧，反正救他嘛，你也不能把他當作修煉人去他的執著。你現在去他的執著不就把他去跑了嗎？（眾笑）為了救他，還得說他愛聽的話。那就得這樣，救人難哪。那你們修煉人需要這樣嗎？誰不願聽意見他就不是修煉人，誰講話不善同樣不是修煉人的行為。

弟子：海外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大陸八十多個城市、省份，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父：謝謝大家。（鼓掌）因為大家向我問好的條子我告訴他們一律不給我

五三

遞上來，他們就寫了一個總的。（眾笑）哇，這還是寫了一大堆，不念啊。

五四

弟子：我住在越南一個小市鎮。最近有傳聞說法輪功發起募款運動，募款的目的地是用來在美國興建寺廟和資助新唐人電視台。不久前妹妹曾去美國南加州探親，遇到當地個別學員自稱是募款負責人，妹妹捐了。在越南的學員是否需要響應？

師父：沒有這種事，沒有這種事。有的學員可能有這個心，千萬不要做，千萬不要做！要做我就做了。我說一句「大家給師父點錢，咱們建廟」，我知道你們都會留錢。那我做多好呢，我用你做幹啥呀？（熱烈鼓掌）不要做啊，千萬千萬不要做。

我們大法弟子做生意的，還有一些經濟非常好非常好的，拿出一些贊助，拿出來的也真的能解決一些問題，其它的都不要。我知道在這些年中，大法弟子講真相，都在自己掏腰包，那負擔已經很重了。你們知道飛天學校為甚麼不收學

費？為甚麼去了完全是山上在養？我就是想減輕大法弟子的負擔。（鼓掌）孩子在山上有的時候表現狀態不好的，我就知道家裏的父母沒修好。（鼓掌）

弟子：我悟到大法弟子生生世世在輪迴，但並不是在六道中輪迴。除大法弟子外，以前其他生命都是在六道中輪迴，這樣理解對嗎？因為有些宗教徒不相信六道輪迴，但相信人死後靈魂再次轉生為人。應該怎樣講真相並引導宗教人士得法？

師父：為了叫人得法也不能說謊。人哪，就是在六道中輪迴，過去的人都是。地上的生命基本上都是這樣，其中包括大法弟子，只是轉生人與天人時候多而已。

弟子：我來自日本，做媒體。網站維持相當艱難，到現在一直靠學員的錢來維持。

五五

師父：媒體不能長期叫學員這樣去做。不做市場，完全都是靠著學員這麼供給著做，那是傳單，不是媒體公司，長期會出問題的。學員自己也得去打工，生活也得能夠自理。無論怎樣，作為媒體來講，不能長期的靠學員那麼贊助。

五六

現在大法弟子辦的媒體都被世人很關注，威信在上升。這是甚麼時候啊？如果常人懂得商機的，他就明白了，這正好是抓商機的大好時期。人們對它有好感、有威信，那你這個時候你不把客戶群穩定住、拉住，用大量的人手做市場，那你還等啥時候啊？等天上真的掉餡餅？公司是甚麼？是經濟產物，是賺錢用的。有資金才能辦好媒體，才能良性運作，才能有條件講真相，才能有條件救人。

弟子：有些老弟子因為佛學會個別負責人的執著而不大出來，自己找事或小範圍的跟同修接觸，有些脫離當地的集體環境。佛學會第一負責人對同修或項目的管理方式是否應該像媒體常人的管理形式一樣？

師父：像甚麼媒體呢？像常人管理形式？常人管理形式它又不是修煉。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不要老是把眼睛光看著負責人。他好了你就好，他看上你了你就修，他看不上你你就不修，你給他修啊？

作為負責人來講，你看看你起了多大的作用？久遠年代他們跟師父簽了約，你能讓他不修煉，你知道你將來承擔得了嗎？真是因為你不願修了，你將來怎麼承擔？在那圓滿最後一刻的時候，你怎麼辦？

所有沒做好的，現在師父就問你們一句，你們仔細聽：在最後圓滿的一刻，你們沒放下的執著、你們做錯的那些事情，你們怎麼交代？你們都去想吧。我是非常擔心！

弟子：在項目中某負責人經常背後誣陷同修，但一般人動不了他。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是一味修忍，還是盡力揭發？

師父：「揭發」也不對，黨文化用詞，（眾笑）這是批判手法。這要兩方面

看。如果真的是在修你，他對你的態度卻影響不了項目，你的工作也不是太受影響，那我建議你還是忍，修。（師父笑）（眾鼓掌）

為甚麼這麼說呢？大家知道啊，修煉人嘛，總講那麼一句話：你有那個心哪，你的心才會動；你沒有那個心哪，像風吹過一樣，你根本就沒感覺。有人說你要殺人放火，你聽了之後太有意思了，（師父笑）這怎麼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當回事，因為你沒有那心，這話動不了你。沒有那心，碰不著你。你的心動了，就說明你有！你的心裏確實很不平，就說明這個東西還不小。（鼓掌）那不該修嗎？

那反過來講啊，老是對人家態度不好。大法弟子修善，你覺的你的同修比你修的好，你不用跟他來善，是不是？你是不是把他看的太高了？你跟他不講善，或者是他是迫害大法弟子那夥的，你不用跟他來善，是嗎？是參與迫害那夥的、上當受騙上賊船的，你也得對他善，你的同修你為甚麼不能對他善？他是師父的弟子，你知道嗎？（鼓掌）當你說話不注意的時候，你沒想到你那個時候跟魔一

樣嗎？不是魔，我是說那個狀態。如果你老這樣的話，老跟魔一個狀態，你往魔道上修啊？老也看不著你的臉晴天，還老表現的那麼狡猾，你說你是甚麼狀態？神都看著你哪。

我告訴大家呀，我原來都沒有想到，那麼多的神在注視著大法弟子！是因為我越做越大，發現這個生命，簡直無可計量。我過去只看到他們發出的那個眼睛在看你們，現在我發現他們那個眼睛都擠的沒有地方。無量無計的生命都在注視著你們，而且目不轉睛啊！關係到整個宇宙啊。一個針尖那麼大都有無數億的生命在看你們。生命是不分大小的，智慧與能力也不按大小而論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告訴你們呀，有的極高的那些神，比針尖還小呢，卻威力無比！瞬間會變成巨大的神。

我一直在講，我說人間是大舞台，你在這上表演。觀眾是全宇宙眾神、眾天人，在劇院看戲哪。坐在台下，人看人的表演，看不著你思想的表現。那些神在看著你們的思想，看著你們的行為。你們腦袋朝上，看著你們腦子裏邊那個細胞

怎麼動，還能看到心怎麼動。你們做出那些可笑的事情的時候，他們都忍不住樂。你們做出那些個大法弟子不該做的事情的時候，那他們非常嚴肅的，看著你。

弟子：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感覺過於重視內門，反而天怒人怨，不夠重視大法弟子證實法的內容，尤其動態網上。

師父：我看這話說的不準確。「天怒人怨」？內門？你的話要是站在中共邪黨的角度上，那你就是個有問題的人。你在說我們中國人內門，是不是？我們和中共邪黨不是一夥的。它是魔鬼，它在破壞中國人，表面上是中國政府。我們就是揭露它為甚麼迫害大法弟子，同時告訴世人它是甚麼東西。

我這話也說在迫害之前了，我說中共邪黨會在迫害法輪功中把自己迫害倒。

（鼓掌）我也不只是個預言哪，其實我看到了，因為舊勢力就是那麼安排的——把它當個小丑，耍完了就消滅它，目地是在這場迫害中嚴酷的去考驗大法弟子、

去大法弟子的人心執著，因此才造了這麼一個東西，能讓它長久的留存嗎？

弟子：公主嶺和長春大法弟子來了，不知是否該留下來？

師父：這是個人的事。你們覺的該留就留，你們覺的這有你們用武之地你們就留；你們覺的這裏沒有你用武之地，那你们就不留。不管怎麼樣吧，反正現在大法弟子來美國呀，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都很容易了，而且會越來越容易。隨著迫害的邪惡被揭露出來，世人也越來越刮目相看大法弟子。當真相全部揭開的時候，全世界的人都會敬仰大法弟子。（鼓掌）

不管怎麼樣吧，師父其實最想說的就是，形勢在變化，大法弟子不能夠在修煉上隨著形勢變化。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都像個大法弟子一樣，碰到任何問題都去修自己。（熱烈鼓掌）

師父就講這麼多吧，提問題的條子他們會務組可能還有。（熱烈鼓掌）我知

六一

六二

道我坐這，每個人都解答完，你們不一定會把問題全提完，還會有問題。就說這麼多吧。師父只能從法理這方面講，修煉哪，那還得靠你們自己。在法會上，就此時此刻你們的心態要能夠維持下去，你必成！（熱烈鼓掌）

這個心哪，不要被常人社會的現實左右，不要被觀念左右，不要再回到現實中看同修還是那樣。這個法會不要白開。大法的法會，是為了你們能夠提高、能夠升起正念、在修煉上能夠有幫助，才開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呀，把你們此時此刻這個心態保持下去，像個大法弟子樣。形勢逼人，那麼多生命等著你們救度，我非常的急！

來在世上的生命，當不上人，當動物、當植物，都等著大法弟子救度。你們做不好啊，不只是你們自己做不好，你發願要救度的那些生命，都將失去機會。你們責任重大，未來等著你們，宇宙眾多的生命都在等著你們。

修煉如初，必成！（弟子獻花，眾弟子長時間鼓掌）

李洪志

二零一五年紐約法會講法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紐約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全場起立，熱烈鼓掌歡迎師父）

大家好！大家坐下。來了很多人，大法修煉使大家走到了一起。大法弟子，為了完成歷史的使命，每個人都在做著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當然了，有的精進，有的不是太精進，這也正常。作為一個修煉團體，如果都那麼精進，那才不正常哪。不管怎麼樣，作為大法弟子來講，咱們得完成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如果大法弟子做的這件事情，在不久的將來真的發生了，那個時候，大家沒有做好會後悔，真的會後悔。有許多你當初要做的，沒有做，你要救的人，沒有救，那才是大事。

當然了要想做好這件事情，那就得把個人修煉好，所以修煉又成了你們每個

六五

人的根本。無論你做任何救人的項目，離開了修煉，你就會發現，你就越來越常人化，思考問題、做事的方式都會越來越常人化。如果你能夠一直在法上，一直沒有放鬆自己修煉，你會發現你所有做的事情就真都像一個修煉人在做。那是能夠完成大法弟子使命的根本、根本保證，所以你們不能夠離開法，到甚麼時候都不能夠放鬆對自己的修煉。在國際社會上很多大法弟子的項目是很忙。想做好項目中的事，使這個項目能夠有救人的力度，那就得做的好一些，多用一些心，多耗費一些時間。這樣一來呀，對於自身的修煉來講，就會顯的沒有時間。但是無論怎麼樣，大家都要抽時間修煉，都要抽時間學法。

當然了，修煉嘛，你只要是個修煉人，你所有做的事情都與修煉有著直接關係，其實也就是你修煉的路了。你所有做的事情都容在你修煉的這條路上。無論你在社會的工作中，還是在大法的項目中，還是在平時的生活，都貫穿著你的修煉，一定是這樣。當然我剛才講了，我說有精進的，有不精進的；有的能意識到作為大法弟子這個生命重大的責任，有的人就沒有那麼強的意識。當然我

六六

想，作為大法弟子來講，無論如何你們都不能夠放鬆自己。前些年我最操心的是，迫害很嚴重，很多人還不能夠在大法的項目中互相配合好。很多事情在你們的爭論中把事情攪黃了，很多事情都被邪惡的因素利用著你們很強的那種爭強的心給攪黃了。現在大家都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很多事情只要覺的可以了大家基本上就去做。很多事情雖然沒有那麼周全，可是作為大法弟子來講，那不是留給你們自己修煉的空間嗎？自己怎麼樣把沒有想全面的、或者是你覺的還不夠完善的地方，自己把它做好，那不就是留給你的嗎？那不就是你們正應該自己去做的是嗎？

你們在神韻推票中，那很多人也是這樣的表現。開始的時候有爭論，也有表現出消極的，多數叫做就做了，也沒認真真去完成。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煉中，你在浪費你自己，你在你修煉的這條路上在浪費有限的時間，沒有走好自己的路。得認真真的把你應該要做的事情做好了，這才是了不起的。叫做就去做，可是哪，從做事的態度上，怎麼樣能夠救了人這個問題

上，你不認真去思考，這是修煉問題。

當然也是儘量做了，可是哪，救人的事情總不是那麼簡單的。舊勢力覺的，你們輕輕鬆鬆完成的事情不會有威德，所以給你們製造難度。輕輕鬆鬆的事情那誰都能做，還用你大法弟子幹啥？還用你們做幹啥？所以表現中你們做的事情是有難度，那才能體現出修煉，也真的是這樣，大法弟子才真的能體現出威德來，別人做不了的你們能做的了，在艱苦的、被打壓迫害的環境中，你們能修好自己，同時又能去救度眾生，那多了不起呀。可是救度眾生這是甚麼事情？大家想想歷史上有很多人說要救度眾生，那話很容易說，其實神都在笑話他。誰真敢去救度眾生？當然你說說大話也就完了，誰敢真正的去做哪？救一個人的生命，那個人自身欠下的業力有多大，這個人自己的那種在後天養成的各種各樣的觀念，你怎麼樣幫助他消除呢？他欠下的這些業力和社會之間的因緣關係，你怎麼來擺平它哪？而且是救眾生，不是一個人，非常的複雜。這就是救人碰到的難度。當然這些事情雖然複雜，深層的東西，有師父，也有其他的神幫助做；表面上的事

情，難度也很大，這得大家用心了。

修煉人和常人之間的這個區別呀，從表面上看沒有任何區別。不是說修大法了，今天你就是像個神一樣。形像上沒有變化。你走在神的這條路上，唯一的變化就是，你與常人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不一樣了。有人在修煉上看上去很精進，也在學法，也在煉功，可是哪，不向內找。不向內找啊，大家想想，那不就是常人嘛。常人誰向內找啊？常人哪有向內找的？碰到任何矛盾，我得想想我自己哪錯了，真的想明白了，跟人家說聲對不起。如果你在中國，人們會說你是精神病，因為整個社會的道德都被邪黨給破壞了，常人也不會這樣思考問題，碰到矛盾都互相在指責對方，最後就越來越激化。作為大法弟子不會這樣。

當然也有精進的、不精進的，也有新學員，所以碰到矛盾的時候一時過不去的大有人在。但是哪，在老的學員幫助下，或者是在不斷的學法中，會慢慢的明白。修煉嘛，漸漸的知道了，哦，我得向內去找，得找自己的缺點、自己的錯誤，自己哪裏做的不好，引起了這個矛盾。這就是修煉人和常人的區別。從表面

上看不到。從你的內心的反應上，和你針對你碰到的矛盾的態度上，那是截然不同。可是哪，這個話，在《轉法輪》中，我在其他講法中，也經常講，這也就是經常提醒大家。修煉嘛，有的時候不注意就忘了，或者是常人心太強，就想不到了。那不行，你要知道你是個修煉人。

那當然了，在針對大法弟子所做的這些個救人的事情上，碰到的常人社會中的人，也是各種各樣的。那這就是你們的難度了。不要管你看到的人表面上表現的甚麼樣，有的聽信了中共迫害中的謊言，對大法持的態度很不好，對大法弟子的態度也很不好。但是哪，大家仔細一想，這些人都是被中共謊言毒害的。如果大法弟子真的是人類最後這件事情的救人使者，當然大法弟子都清楚的知道自己為甚麼做這些事情，那麼大家想一想，那中共是甚麼？不就是在歷史上各種預言、那些個歷史上各種宗教所講的最後的那個魔嗎？它不就是要毀滅人類的嗎？當然了我們看的很清楚，只是最後的事是分成了兩次做。這次事情只發生在中國，沒有在全世界發生，它的毒害其實已經散布到全世界了。迫害法輪功的一言

堂的謊言，鋪天蓋地的，全世界的媒體都在轉載那打壓的謊言，當時迫害法輪功的時候，都等於替它在宣傳那些邪惡，而且目前很多國家的海關還有中共邪惡發布的黑名單。當然了，這些，作為自由社會的媒體與機構來講它們不是有意的，這一點我們也很清楚，可是哪，我是說它的毒害已經散布到全世界，有的國家機構還在不分善惡的參照。

再有一個就是，這種迫害不像人們知道的那樣。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質，本質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並不一定太重要。如果一個人的思想精神上被毒害了、中毒了，那這個生命才是真的壞了。不是說這個人殺人放火了他就不能得救了，還不是這個意思。那只是表面人的行為，這個人說不定會改過，本質還沒那麼壞。真正被毒害了的生命，對神、對神的使者幹了壞事的，那才是嚴重的。當然了，我們救人嘛，那邪惡就想把人拉向地獄。我們看到那些個對大法態度不好的，對大法弟子很兇惡的，那這樣的人其實他也很可憐，他其實也是被中共造謠的謊言給毒害了，所以他才那麼幹的。當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錢指使。不

管怎麼樣吧，反正是我們能救的，就包括這些，我們都要去救。雖然你看他現在表現的很惡，可是你不知道，他當初可能是一個神聖的天上的神來到世間當人，是為了得這個法才來的。

世上的人表面是神造的人皮，就像一件衣服一樣，現在穿這個人皮的是神下來的，多數是天上來的神。那麼當今的世人就不簡單了。那我們別看常人社會中各行各業，各種人，社會百態。人的表現無論是甚麼樣，可是那個人的本質是甚麼樣，那可完全不同。神來到世間當人，大家想一想，作為神來講，他不知道人類社會是個甚麼樣狀態嗎？是險惡的，是可怕的。他敢於放下自己的神位、跳到人中來當人，就憑這一點大法弟子就應該去救他。作為大法弟子來講，就像你們一樣，能夠來到這裏，承擔這麼重的使命、責任，你們不知道這個環境會變的甚麼樣嗎？救人？說不定自己都會毀在裏頭。可是你們來了，他們也是一樣，他們來了。他們心裏想的是這個法一定能救了他們，對這個大法充滿著信心，他們來了。就憑這一點咱們不該救他們嗎？絕對的應該救他們。他們當初都是無比神聖

的神。要想做好這件事情，大家就只能說在修煉上不斷的精進、不斷的充實自己，才能做好這件事情。

我看到你們在一些項目當中很多人做的實在是太常人。一個媒體，比如說做媒體，一個媒體應該辦好，最後弄來弄去，思想也漸漸的像常人一樣了，思考問題的方式也不和修煉人一樣了，也像常人一樣了。那叫甚麼大法弟子啊？大法弟子辦媒體幹啥？救人。你別忘了，你是要救人，辦好媒體的目地也是為了救人。講真相，救眾生，這就是要做的，除此之外沒有你要做的，這個世界上沒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煉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對你們來講，那是不是偏離了大法弟子修煉的路啊？

有許多大法弟子，在這些年修煉當中不斷的出現一些個問題。矛盾還好說，出現許多病業關，甚至於很多人離世。其實哪，嚴格的說，修煉人表面上看不出來是甚麼樣。當然大法的事也在做，別人看到的是表面，但實質上很多人在心裏的執著，人是看不到的。很多自己放不下的東西也埋藏的很深，也知道這些東西

不好，還怕別人知道，叫人知道還不好意思，可是作為修煉人自己又不重視，又不能夠認真真的去消除它，認識到這些問題，把它做好。也有一些個很小的事情，修煉中不當回事，結果出了大問題。

這麼說吧，作為大法弟子來講，要求是高的，比任何環境中修煉都高。形式上不會那麼嚴格，但是對修煉的標準是嚴格的，要求是高的。你意識不到自己的錯誤，那是不行的。你意識不到自己有很強的人的執著，那是不行的。認識到了這些東西，當然了，作為大法弟子來講，那肯定就要做好的，那這就是修煉。

可是有些人，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整個環境是被邪惡的文化充斥著，整個社會人與人之間那個關係，已經不是正常人類的狀態了，互相之間普遍的說謊，張口就是謊，沒有說真話，人們的思維方式都是偏離了正常人的。在這樣一個環境下，你要意識到自己哪裏不對，確實很難。那是不是不公平呀？那些舊勢力可認為公平，因為你要得的是未來。這以前的一切不存在了，你要走向未來；而且還不只是你走向未來，很多從高層次來的人是代表著自己天體上很多很高層次無量

眾生的，代表那麼多生命的得救，那對你不嚴格能行嗎？舊勢力它就是這麼想的，所以把那個環境搞的很亂，都不是正常人類的狀態，在這樣的環境中讓你修，舊宇宙中的這些個舊勢力它們心裏平衡。「在這樣的環境中你能走出來，我才承認你的圓滿，在很好的環境中誰不會修啊？」它們就是這樣的想法。可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能意識到自己的不足，這太難了，是吧？真的很難。人一出門碰到的人，他的思維就是這樣，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都是這樣，這怎麼辦？

有大法呀。舊勢力也這麼說，你不是大法弟子嘛，你要遵照大法去修嘛，你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嘛。是這樣的。可是有些學員他不按照大法做，他按照常人的方式做，甚至當意識到一些自己不足時，覺的這件事情不算甚麼事情，就敷衍過去了。可是舊勢力卻不放過的，它是用修煉人的標準來衡量你，它用未來生命的標準來衡量你。你這樣用常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來要求自己，那它能幹嗎？它不幹，所以有人會碰到那麼多的魔難、那麼多的麻煩，甚至於有人因此離世了都不知道怎麼走的。當然了，作為大法弟子來講，能夠在講真相中把人都救

了。這個人都能得救，那做了那麼多大法弟子的事，就白做了？不白做。那是一個層次問題。就說你以前做了很多大法弟子的事，有些問題上沒修好，那離世走了，怎麼辦？那當然了，大法弟子不會白當，那事情也不會白做，那就是個層次問題了。

但是我就在想，大法弟子面對著全世界七十億的人。中國大法弟子雖然多，可是面對的是十五億人口。在那個邪黨流氓政權的壓力下，怎麼樣救人，這實在是太難了，還得做好它。那怎麼辦？因為你是大法弟子，你能完成歷史上其他修煉人完成不了的，你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情。你是大法弟子，你有大法，你有未來的大法。可是有些人不這樣想，他沒有把這個法重視到這種成度，他沒有那麼強的正念，那就做不了，就做不好，就會一路走過來都是歪歪、扭扭。

當然有些大法弟子做的那是很好。我講了，我說大法弟子根基不同嘛，有的就做的非常好，有的業力沒那麼大，它也不敢過份的迫害，有的就業力大一些，它就敢利用這個本身的業力來進行迫害。

開法會，師父不想多佔時間。見面咱們開門見山，師父直接就講修煉，就切入正題。其實你們從很遠的地方來，彙集在一起，也就是想在修煉環境中提高自己，想聽聽師父講甚麼。其實哪，所有的東西都在《轉法輪》裏；師父講來講去，都是在解《轉法輪》。你們自己也能從中看到這些，但是哪，有的時候拿起書來就精神不起來，重視不起來。有的時候在忙啊，或者在各種干擾的情況下，對看書就沒有那麼強的念頭，思想也不集中，也得不到法，就看不到甚麼。修煉是嚴肅的。

順便跟大家說一件事情。大家知道《轉法輪》一打開之後就是《論語》。這個《論語》我一直不滿意，作為書的概論。（師父笑）大法弟子對這部法像生命一樣，我知道那個心情。大家都會背《論語》。《論語》也在正法的修煉中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給大家增添了很多正念，也起了正的作用。但是，因為這個《論語》當時寫的時候是為了叫那些不知道甚麼是法的人明白法，起點不高，而且用科學證實法的意識比較強。這個法這麼大，他是未來的一切，把科學擺的太

高了、太大了，所以我就一直想修改他。因為這些年大家在惡劣的環境下，消息也得不到流通，真真假假，也有在搗亂的，因此我一直沒有這樣做。最近我在修改《論語》，跟大家就說這麼一聲，我可能很快在明慧網上發表。

那原來的《論語》怎麼辦哪？你可以按照原來字體，或者按照原來字的大小、頁的大小，把他複印或打印了之後，把原來那個《論語》割下來，把新的貼上去，可以這樣做。法會上跟大家打聲招呼。我今天在這講，大家相信這是真的。（眾弟子笑，鼓掌）不然的話，（師父笑）大家思想感情上，甚至於有些大法弟子肯定會受不了，我知道。

不管怎麼樣吧，師父都是考慮為了大家，為了修煉，也是為了未來了。法太大了。

宇宙的結構啊，我過去跟大家講的，那個結構已經沒辦法再講了。它複雜的成度啊，大家知道一棵樹有多少枝杈？那還是一棵樹的枝杈。一片森林，有多少樹、有多少枝杈、有多少葉子；整個地球，有多少樹、有多少枝杈、多少葉子，

也形容不了一個宇宙很小範圍的概念。它沒辦法說了，太大，太複雜。無量無際的生命，無法計算，那些神大的都不可想像。甚麼都是有生命的。人們講的有機的和無機的，它只是一種人在視覺上、在表面上看到的現象。任何一樣東西，包括工廠出來的產品，任何一樣東西都是有生命的。如果沒有生命，那個東西很快就解體，存在不了。有人說，有了能力之後，可以看到你屋裏的桌椅板凳、那個牆壁，甚麼都會跟你說話，都會跟你溝通。是的，任何東西都是有生命的。所以過去和尚啊、修煉人啊，不隨意糟蹋東西啊、甚麼東西都不想損害啊，它是關係的。這還只是我講的這個大的空間結構，因為它太複雜。

人類的這個空間，過去我一直不講，因為大法弟子修的高，我只講大法。其實在人類這個環境裏，就是人類這個空間，分子構成的人類這一層空間中，也有許許多多人看不到的，你叫它空間、叫它時空都行。甚麼意思呢？大家知道，人的眼睛，赤橙黃綠青藍紫，你能分辨出這個世界上這些顏色。在這個顏色的範圍之內（師父做寬度侷限的手勢）東西你都能看的見。可是現在科技也知道了，不

只是這些，是不是？那顏色還有很多，那個光譜中不是還有更高的光譜嗎？更長的光譜嗎？（師父兩次做向右高方向延伸的手勢）其實哪，還有更低的光譜（師父做向左低方向延伸的手勢）。不是有紅外、紫外、X射線？就是這些東西，都是這個空間，也都是分子構成的，世人卻看不到。就像那個鋼琴一樣，人的眼睛看到的只是那一個八度，可是那鋼琴上有好幾個八度（師父做向右延伸有幾個八度的手勢），七個八度。那個貝斯還有好幾個八度（師父向左做延伸的手勢）。可是哪，這只是用鋼琴比喻，那個光譜要比鋼琴大的多（師父做同時向左右延伸到很遠的手勢）。甚麼都是物質的，我只是用光譜這個概念來說，它是真實的存在，真實的分子構成的物質存在、世界、時空。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窄窄的這一份（師父做寬度只有兩眼之間距離這麼窄的手勢），看到一個八度（師父笑）。還有無數的八度（師父分別做向右、向左的手勢）人是看不見，低的，高的（師父邊說邊左手向左揮開、停住，右手向右揮開，停住，兩手停在左右構成一個寬度範圍，笑著看著大家）。

其實我這也是在一個橫向直線上在講（師父雙手面向身體做從胸前向左右橫向拉開的手勢）。它是縱向的，（師父雙手做從自己胸前向正前方觀眾方向延伸的手勢）這樣的（師父右手做從腰部高度向右邊劃開的手勢），那樣的（師父左手在腰部高度做從身體正前方觀眾方向延伸的手勢），那樣裏頭還有那樣的（師父接著上一個方向，做在這一個方向上從身體向觀眾延伸同時左右分出許多枝杈的手勢），還有那樣的（師父做向後、向右等等好幾個方向，每個方向在向後延伸的同時還分出許多枝杈等等好幾個手勢，然後停頓，看著大家），（眾弟子鼓掌，師父合十、笑）沒有語言能形容吧？很難說。我就從這一條線上講（師父做左右橫向一條線的手勢），就說還有許許多多八度人眼是看不見。可是人的眼睛看到的、視覺上看到的東西和你身體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搭配的。就說你視覺上看不到的，你的觸覺上也摸不到，你的聽覺上也聽不到。你的聽覺、觸覺、視覺通通侷限在這一個八度上（師父做寬度侷限的手勢）。有人說，那我能聽到天上的音樂，非常美妙。有人說，我能看到另外空間的生物。是，都是這空間的，

都是分子構成的這個大的空間的，非常的繁雜。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可是那些生物卻都能看到人，人看不到它們。為甚麼哪？我過去講，我說只有人這塊（師父做範圍侷限的手勢）是迷，人看不見的那些生物卻都不迷。

我剛才講的，這是現代科學知道的，這不是聳人聽聞。在那些個同樣，和人類同時存在的空間裏邊，是一個甚麼樣的生存狀態呢？誰在那裏？人哪，活在這個世上，活的真的很可憐。（師父做面積只有一小塊的手勢）世人只知道世人現在能看到的這一點，而（師父右手做包羅手勢）所有的生物都知道世人，世人卻不知道它們。有人搞特異功能研究，我剛才講了，它是這麼一條線有這個、這個，（師父邊說邊快速在腰部高度做從身體向正前方延伸、同等高度左右手同時向兩側延伸、雙手在右側剛才已經示意過的方向上分出許多枝杈，在剛才示意過的這幾個方向組成的平面上的與正前方呈四十五度角的方向、呈零度的方向、呈負四十五度角的方向，每個方向分出許多枝杈等等手勢）它出來那一個平面上還有這個。那縱向的呢？（師父邊說邊做在垂直於身體、高於腰部一些的某個水平面

上向正前方延伸的手勢）這樣的呢？（師父做手勢示意該平面上與正前方呈四十五度角的方向）這樣的呢？（師父做手勢示意該平面上與正前方呈負四十五度角的方向）這樣的呢？（師父在身體前、平行於身體的平面上做十二點鐘方向的手勢）這樣的呢？（師父邊說邊雙手在該平面上做一點半、十點半方向還有平面的手勢）這樣的呢？（師父在與水平面呈四十五度角的某平面上示意一點半、十點半方向，每個方向又分別分出許多枝杈的等等手勢）它都有杈，杈上還有杈。我说的就是分子構成的這個空間它就複雜到這種成度。能看到的也只是肉眼通。肉眼通開的層次也不一樣，你看到的互相之間也可能都不一樣。生命的奧秘呀，真的是非常壯觀，不是像現在人類的技術所能看到的那一點點。人要想在技術的這條路上往前走，永遠都是在爬行啦。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剛才講，我就說這意思，人類，包括大法弟子，在修煉當中，都是在很窄的這條路上在做。它有一個好處，就說，那以外的哪，我做錯了我不知道。人的生命就是這樣的。不然的話，那種干擾，那各種複雜的因素

啊，你根本就沒辦法。人的智慧也是有限的。在這樣一條窄的路上做，你就能夠容易的面對你所碰到的這些問題。

我過去講，人在世上做甚麼，其它時空中無數的生命都在看著你。有的人不相信。常人不相信沒有關係，作為大法弟子知道，其實人的那個思想念頭，高層生命看的很清楚，怎麼樣思維的都看的見。人的思想怎麼動的，都觀察的到。特別是大法弟子，你們的一思一念決定著很多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你們怎麼樣去做，做好那件事情、做不好那件事情決定著他們未來存在和不存在，你說他們能不關注嗎？都在看。社會百態，人類社會又這麼繁雜，尤其當今社會，歷史上的，將來的，現在的，全都擺在這了，看你們選擇甚麼，這也使這個社會從來沒有過的這麼熱鬧，很容易引起人的執著心。對修煉人是干擾，加大了修煉、救人的難度。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修煉真的是很難。你們的思想怎麼動的，行為上怎麼去做，它們都看的見，都在看。甚麼東西都會引起人的執著，可是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們要離開法，你的正念又不足，那真的是會偏離很遠，甚至一下子就

滑的很遠。

我就說這麼多吧。（眾弟子鼓掌，掌聲中有遲疑）可能有很多人還想提問題，（眾弟子立即熱烈鼓掌）那好，我給大家解答一個小時問題。（眾弟子熱烈鼓掌）你們可以提條子。

大法弟子啊，無論你做甚麼，上至總統，下至黎民百姓，都能修煉。各行各業都能夠做好人，當今各行各業都是給大法弟子開創的修煉環境。過去的修煉，在廟裏，在修道院。可是，今天的大法弟子為了救度眾生，沒有侷限任何修煉環境，在全社會的任何環境中都能修煉，開創了這麼大的一個修煉環境，就是因為要救度眾生。同時，大法弟子的修煉，舊勢力覺的，不是這樣的前所沒有的社會狀態干擾、不碰到這麼大的矛盾，不在這麼強的社會吸引力干擾的情況下，你走出來，它們心裏都不平衡。這是和歷史上任何修煉都不同的，開天闢地沒有的，從來都沒有過。史前發生過多次人類的劫難，留下了很少的生命，只有對神充滿正信的人才能留下來，可是在任何一次人類的復興中都沒有發生過像大法弟子這

樣的修煉。沒有過，所以沒有參照。有些修煉人、和尚，不承認你們修煉。他沒辦法承認你，他要承認了你，他就比大法徒還了不起了。

弟子：很多學員不斷的往中國大陸跑，有的還很頻繁，也有不少中國大陸學員往國外跑，還有的一年好幾次，有的專門來參加法會。是不是大家最好還是在各自地區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不要到處跑？

師父：我想，參加法會無可指責。來回跑，如果是做生意，倒不是問題。有一些大法弟子，邪惡不知道他，所以他能來回走，這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一些在國際社會上的大法弟子，那個中共領館特務對你們掌握的那是一清二楚，你一到海關，它就把你扣住。我過去講過，被邪黨壞人劫住之後的迫害中，或者是在它假心假意的「勸導」中，你做了甚麼，你幹了甚麼，你都得負責的，神都看著。你說別人不知道，師父也沒看見。是，師父現在做這些事情的是這個表面，師父有無數的真體分身、無數的法身，無計其數的高層生命，對

你像看電影一樣，你說這件事情別人不知道，騙自己。我剛才講了，你做甚麼，各個空間的生命，不光師父知道，所有的生命都知道。面對你所做的不該做的這件事情，你也不是作為一個修煉人那樣補過，主動聲明說知道自己錯了，怎麼樣把以後的路走好，隱藏著，甚至於中共給你灌輸的東西在你的思想中還挺相信，還把洗腦的東西信以為真，在大法弟子中甚至於起不好的作用，我看你怎麼辦。如果師父講的人類這最後的事情真的發生了，你面對的就不只是表面上你的人心這點事情。你的生命全部與你背後期盼你救度的生命，你以前所代表的那一切怎麼辦？當然也許被中共灌輸的你相信不了，可是實在太可悲了。

目前人類這個社會環境是為正法時期大法弟子修煉與來得法的眾生開創的。大法弟子講真相也好，大法弟子所做的這些救人的項目也好，表現出來的各種各樣的事情，看似正常，卻又超常，人是做不出來的。因為人類社會就是迷，迫害當初，舊勢力為了不讓我給你們破迷，甚至於不讓我有應該有的狀態，它們想叫我去北極。上北極沒人的地方，你上那兒去吧，你別干擾我們。它們知道我這一

說一講，或者一表現出甚麼來，它們的安排，給大法弟子安排的所謂考驗、這個魔難，不就給破了嗎？那樣就真的宇宙大戰了。為了救眾生，這些年來，我雖然在法會上講法，或在各種環境接觸你們，我表現的與正常人一樣，講法也只是從法理上給你講，就是這樣舊勢力已經氣的不行，再多做甚麼舊勢力會加大對學員的迫害，修煉與救人就會增加難度，給你們修煉會製造出更強、更大的難度來。

弟子：台灣有城市在神韻演出前一個月還有不少剩票，把介紹神韻的三折頁傳單夾在常人媒體的報紙裏面，請問這麼做可以嗎？

師父：沒問題，你們在常人媒體中做廣告不也是那麼回事嗎？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了。當然，首先是不是不要引起人家反感，不要違反人家甚麼規定。

弟子：如果大法弟子已購買正式授權出版的大法書籍，而下載明慧網的電子檔案到手機，只供自己使用，並未複製傳播，是否就不屬於侵權盜版和亂法行

為？

師父：這個，你說我自己做點甚麼，我也沒有把它用傳媒形式或者是營銷，那個應該是有問題的。自己怎麼方便學法，那應該是有問題的。大面積的傳播，要做成一種甚麼事情，那就在改變著修煉的方式。

弟子：有些佛學會的負責人經常不按規定辦事，帶頭違反規定。比如，讓剛從大陸出來不久的學員進神韻的後台，用通知了有問題的人推廣神韻，有的甚至還告訴學員，我是佛學會第一負責人，師父說了，只要我同意、我說了就沒問題。學員有意見也不太敢講，但又覺的這樣不守規矩的做法是不正的。

師父：學員說的也是對。咱們有些人總是打著師父的旗號辦事。有些人問我甚麼事情的時候，我經常會說，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情，你們去做，我不反對，這是一句話。再有一個就是，有些事情，作為修煉人，又是負責人，為了叫他們成熟，有時叫他們自己看著辦。只要師父一說話，有的人回去對學員就說了：師父說了，師父承認了，師父認可了，或者是師父叫這樣做了。那個話就變了，經常是這樣。

父說了，師父承認了，師父認可了，或者是師父叫這樣做了。那個話就變了，經常是這樣。

這裏邊不是說大陸新出來的學員都有問題。作為佛學會來講，大家想想，他面對的是那麼多的學員，他怎麼樣一個一個的去鑑別啊？只能這麼規定。還有就是，大家知道，大陸學員，他通常英文不行。我剛才講了，中國人的那種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你從大陸剛剛出來自己感覺不到，可是，別人會看的很清楚，時間長了你才會發現自己不對勁。大陸新出來學員會覺的國際社會的人怎麼這麼傻？怎麼這麼簡單？怎麼問的問題這麼簡單、這麼單純？其實不是，正常人就是那樣。大陸剛出來的人哪，是被中共邪黨迫害的、邪黨系統的對中國文化的破壞造成的。所以在做一些事的時候，很多事情老學員不敢叫國內新出來的學員做，就是因為他往往會把事情做的很極端，起著反效果，會這樣。和同修之間，國外同修之間哪，溝通不了。認為大陸新出來的學員想問題，他們覺的很怪。大陸學員也覺的，你們想的問題太簡單，做事情覺的這樣做才有勁，可是國外的學員覺

的這個社會的人怎麼能接受的了。

真的是不了解這個社會就做不好。所以在推廣神韻票的時候，過去也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攔著人家不放使勁講，使這個社會的人會很反感。特別是神韻是針對主流社會做，那些人在理念上、文化修養上都是不一樣的。這一點你們還不知道，所以等你都明白了、漸漸的理解這些的時候再做。不然的話真的會起反效果。當然了，神韻辦公室有規定，不允許大陸剛剛出來的進後台。當然有些大陸新出來的學員自己的親人也是國外老大法弟子，嚴格的說，有些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哪，不都是這樣。誰也不認識，誰也不知道，就說大法弟子，表面上看著也挺好，其實是不是大法弟子哪？很可能是大法弟子，但是他們不了解你，所以就規定不允許進後台。按理說，做點其它的事情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非進後台。

有些負責人做法上真的是要好好想想。師父告訴你，你是負責人就要把當地的這些學員攏在一起，替師父把他們聚在一起，使他們修煉上能上來，幫師父帶好他們。這就是你當地負責人的責任。可是你老是排斥一些人，老是排斥一些不

順從你的人，老是用常人的想法看問題，老是用常人的方式處理問題，老是使當地學員配合不好。這樣就覺的大陸新出來的叫幹啥幹啥，聽話，就把他們弄到後台去了，甚至於去做飯、管伙食。那作為神韻來講，他很緊張啊。面對的是一場接一場的一百多場的演出，在哪塊出了問題，哪能行啊？不按照規定，你說你能夠給他誰打保票？你也打不了保票。你只是覺的他聽話我就用他了，他們不聽話我就不用他了。這不行，這不是大法弟子負責人的態度。師父告訴你們，幫師父帶好他們，那是我的弟子，包括你，你不能排斥他們。

但是反過來講，作為其他大法弟子也是一樣，你要知道你是大法弟子，你要配合好。負責人也是不容易的！叫誰當也會面對這些問題，都應該互相理解，真能這樣事情不就做好了嗎？不要摔了很多跟頭，回過頭來才覺的還是應該這樣做。如果當初迫害很嚴重的時候，不是經常互相之間老是擰著勁，配合上總是他主意不好、他的主意好，不是就因為這樣爭論來爭論去使很多事情耽誤了嗎？那個時候相互配合好，做起事來可能會更有效的。當然現在回過頭來看到了，

是，那個時候是沒做好。不要老是這樣。

弟子：請師尊為我們講講大道無形的深層內涵，還有明慧網、大法學會關於起訴大魔頭……。

師父：是啊，應該起訴它，（眾弟子熱烈鼓掌）全人類都應該起訴它。它害了所有的中國人，它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它地區的人。那麼多人都因為它的謊言，將被拖入地獄。

大道無形，再講好像沒有那個時間哪，我只能給大家答條子。你們的修煉方式是無形的吧。過去哪，修煉人都有個廟、修道院，侷限在一種甚麼形式上。大家回去了，都是各行各業。當然了作為大法弟子，在這個特殊的迫害時期，你們成立了媒體公司、反迫害項目，可是那也只是一個常人形式上的公司，公司本身不是修煉。我一直在講，它不是大法中特有的，它是大法弟子辦的公司。大法弟子在各行各業中都可以修煉，當然也可以辦公司啊。那不是大法本身特有的修煉

形式。大法沒有公司。就包括神韻，也是大法弟子辦的救人項目，不是特有的修煉方式、環境，規定大法弟子就這麼修煉，不是的。

弟子：台灣大型活動、會議太多，多是內部活動。

師父：噢，內部活動，咱們除了學法，其它儘量減少一些還是好。證實法的活動、講真相事情多一點我想應該沒有問題啊，救人嘛。

弟子：神韻歌曲很多，是師父直接寫給常人的話。我總是想常人怎麼才能聽到、看到。請問師父我能否在活動中放神韻歌曲？講真相把神韻歌詞印在展板上？

師父：神韻演員就在唱給常人。歌曲就是歌曲了，只印歌詞在展板上，有的是古體詩詞，有的是散文詩不押韻，有的不成詩句，常人會當作口號或者是其它甚麼。歌曲就是歌曲，叫常人聽那是沒問題，那你就放。

弟子：師尊多次要求我們，媒體要學西方企業管理，但目前看來，是否仍像國內的黨文化國企？缺乏明確而務實的權責分工……。

師父：作為媒體來講啊，在國際社會上的媒體，你當然要和國際社會上的公司是一樣的。而且這個公司形式，在正常的社會中，它就是這樣的，這就是正常的公司。大陸一些個公司以前都是邪黨官辦的，當然現在有許多私營公司了，過去我知道那都是邪黨的官辦企業，管理方式那是貫穿著邪黨的結構，那裏邊甚麼黨委、黨支部的，它都是不正常的。這套東西，在中國大陸社會中，影響不是一時就能消除的，雖然是私辦公司，還有很多官辦的模式、管理方式、概念這些東西。但是國際上你不要這樣去做。國際上很多人很早就離開中國了，大法弟子都是從國外大學畢業的，基本上我想不太會有大陸那種體制的影響，但是肯定會有一些人還有一些習慣、為人處事的態度，這些東西可能會和正常的美國社會不一樣，這些也得注意。

弟子：日本人同修說現在的環境使他們很難容進來。他們希望中國人同修不是自己在前面做，而是輔助日本人同修的修煉，但很難交流的通。

師父：是啊，如果日本同修提出這個問題來，那就更該注意了。我覺的，日本和韓國，那就很鮮明的對比。韓國是韓國當地的大法弟子起主導作用，所以做的，你看局面，救人的力度，都很強，在社會上真的是起作用。日本，就是華人大法弟子在起主導作用。很多日本當地的應該得法的人，可別影響他們走進來。我是看到了這麼個情況，但是每個地區也都有自己的難度了，有問題大法弟子你們互相就應該想辦法怎樣把它解決好。

如果是因為這些方面使日本大法弟子走不進來，那才是問題了。你日本的大法弟子是救日本人的。當然了在反迫害中，對中共邪黨的這場迫害大家都會發聲，去制止、揭露迫害，這是我們的責任，那主要的你不是救人嘛，當地的還要救當地的人哪。

弟子：由於大陸網絡封鎖，許多大法詞彙比如「真善忍」、「法輪大法」等被過濾，因此有些學員在網絡講真相時使用同音字來代替。請問師父這樣做合適嗎？

師父：如果是大法學員互相之間的傳遞信息，應該沒有問題。如果你講真相，可能會看不懂，不知道在說甚麼。

弟子：大陸學員可以在網絡上播放或傳播神韻演出節目嗎？

師父：不要。大家知道神韻現場效果救人力度很大。在國際社會上是不發光盤的，是不賣DVD的，就是因為讓人來看現場。現場一下就解決問題，就能把人救了。電視很難做到。那看了光碟之後，有人說我看了光碟就不去了，可是那個光碟起不到這個效果。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是因為神韻現在去不了，就儘量這樣做了，沒有那麼大力度也能起作用，所以不要放到網上。一放到網上，它就沒有國內國際的界限了。

九七

弟子：播放器不能把大法的内容與學員的心得、音樂或講真相内容放到一起，那麼手機、電腦儲存的内容也有這個問題。

師父：你自己儲存甚麼哪，只是你自己看著方便。但是你說，播放器你往出播放的東西，大法的東西和常人的東西、學員的東西混在一起，人家也不知道哪是法、哪是學員的、哪是常人的，那不是亂了嗎？那不就是有點像亂法了嗎？
(師父點頭) 修煉人得對自己的修煉、對法都要負責任。

九八

弟子：有些地區第一負責人濫用師父給予的權力，操控大小事情的決定，排擠不同意見學員。當師父及時制止對劇院的過激行動後，決策人不去找自己，反而去查誰把消息報告給師父。

師父：是啊。有些負責人的素質真是太常人了。你面對的就是這樣的修煉人，就是當今的這種狀態的修煉人，他們就有那麼多人的思想，但是他們是大法弟子。難度就那麼多、就那麼大，你要當負責人你就得面對它、你就得正視它，

你就得適合他們。你想要人為的叫他們變成甚麼樣的人和你想要的那種人，那是不可能的，這個社會都沒辦法改變他們。修大法能改變他們，但是哪，也是一層一層來的，還沒到表面的時候人還那樣。只有那些精進的，才能夠自己約束自己。可是一般情況下，有的人甚至於還意識不到，他還那樣。你想叫他怎麼樣很難做到。我這個當師父的也沒有說規定他必須得是一個甚麼樣行為。那你怎麼當負責人？你只當了一部份人的負責人怎麼行？你想怎麼當？你想過這問題嗎？你想大家像一群羊一樣在你跟前那麼聽話嗎？那是你要的，不是我要的。就是這麼複雜，你怎麼當好大法弟子的負責人，師父把責任交給你，你怎麼樣給我帶好這些人？

是很難，可是你不是修煉人嗎？你不是修煉人的負責人嗎？當負責人壓力大，是，壓力小也不是修煉了。難，是很難，連我這個師父都知道難。你們看到大法弟子有矛盾我都不直接去解決，執著心會使他跟我頂起來。跟我幹起來就壞了，他就對師父不敬了，這還來罪了，所以我也不去接觸他們這些事情的。誰有

矛盾找我，（師父笑）誰負責去找誰。所以我知道你們的難度。可是，反過來講，在這個難度中能做好，那不是威德嗎？修煉中不是要講精進、講提高的快、在神的這條路上走的更好嗎？師父體諒你們，但是，也別太叫學員過不去。

是，這些事不想告訴師父。如果想法是出自於別給師父添麻煩，這倒有情可原。可是你要是發自於常人心，掩蓋著甚麼東西，可是修煉人心性問題。其實師父不想知道，真的不想知道它，但是你那個心會被舊勢力抓住。

弟子：我們因受迫害來到海外的大陸弟子，是否也可以從海外寫訴狀，到中國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起訴江鬼？

師父：當然可以，都可以啊，這都沒問題。因為當初國際社會上大法弟子起訴邪惡的時候，也是我們的大法弟子這些律師和國外大法弟子一起做的。

弟子：按照媒體現在的情況，個人感覺文章質量很難達到要求。

師父：媒體質量要想做好，要有好的專業人員團隊。我說到這，我倒想起一個事來。很多時候網絡文章上出的標題似是而非，看不懂。這個漢語的語法怎麼都搞不懂了？看不懂這標題是啥意思，所以你們要注意這些事啊。

弟子：按照媒體現在的情況，個人感覺文章質量很難達到技術要求。在新聞製作上內部分歧較大，感覺報導救人力度不大。不知怎麼做才能達到師父要求。

師父：其實你們不要擔心那麼多。你們做的這些事情啊，師父已經很滿意了。媒體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講真相中、反迫害中、救人中真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了。當然文章寫的更好當然更好，你說要這麼寫、他說要這麼寫，在這上爭論起來也不行。就像大家以前配合項目似的，他的主意更好，她的主意更好，你這不行、那個不行，在這上又影響了要做的事，很難誰真的就能夠做的誰都滿意。做的更好，當然好，做的沒那麼好，也別把事情耽誤了。有些事情做的沒那麼好，也能起作用；做的更好，當然更起作用；但是別把事情耽誤了，別讓它不起作用。

一〇一

作用。

一〇二

弟子：我來美國後的狀態一直沒有在中國大陸好。有些後天觀念，明知道不好，就是很難忘掉。覺的愧對師父。

師父：能知道，我覺的這就很好，這就是轉變的開始。能夠意識到它。有些大陸學員他意識不到，他還一勁往前衝。他覺的你們做的事怎麼這樣。意識到了，才能夠和大家做到一起去，國際社會上的人才能接受。有時人為的想怎樣，想叫別人改變認識方式，他就不懂你在幹啥，這就麻煩。

弟子：對以綁架、酷刑罪、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等起訴那些個罪大惡極的惡黨中下層幹部的問題上弟子存在分歧，一種認為不起訴、向內找，一種認為應該起訴。

師父：我是這樣想的，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以救人為根本，就像我剛才講

的，在謊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幹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實那個生命本身不惡，那個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惡幹部。那個生命說不定還是個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黨文化謊言的灌輸下，被誤導了，他這樣幹了。當然也有人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驅使下幹了，還是要給他聽真相的機會。都把他們起訴了，其實啊，這個不是你們要做的。我們制止這場迫害，這是我們要做的。那種報復心，誰迫害了我們、誰怎麼樣，那種報復心你們是不應該有的。修煉人嘛，就是救人。你迫害了我，我將來非得要治你，那不成了常人了嗎？不應該有這個報復心。

但是哪，我也告訴大家，所有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他們都得償還。有一次一個大法弟子說他們要怎麼樣在將來把這參與迫害的人繩之以法，我說還用你管嗎？他們現在抓的多厲害呀？連蒼蠅老虎一塊打的，（師父笑，眾弟子鼓掌）而且不手軟的。法輪功沒有平反，因為有些人還沒得救，有些人修煉上還沒上去，結束了就完了，所以目前舊勢力不以法輪功平反的名義去治他們，不能以迫害法輪功的名義把這些人繩之以法。而這些人哪，在迫害法輪功期間，邪惡為了能夠

使他們參與迫害法輪功，用邪惡的謊言來誘惑他們，讓他們貪污，讓他們腐敗，讓他們甚麼壞事都幹，又給他們權力，恰恰是這些人，都在被治，以「腐敗份子」、「貪污犯」被處理。你看現在就這樣，看明白了說是報應，其實大家很清楚，就是以這種方式在收拾這些人，叫他們自己內心知道這是在報應，但是哪，不以迫害者的名義處理這些人，是因為大法弟子的事情還沒做完。

弟子：我在國內網上播放神韻節目給網友看，遭到海外學員的反對。為甚麼可以發神韻光盤，而不能在網上放？

師父：是不能在網上播放，我已經說了啊。因為網上一放，就沒有國內國際的界限了，神韻的現場救人效果就被影響了。一旦有些人看了光盤，他本應該來看演出，可是他已經看了光盤了，他就不來了，是應該得救了的就沒救成，因為光盤是沒有那麼大力度的。那國內為甚麼能發光盤？是因為神韻去不了，能起多大作用就起多大作用，就是這樣想的，而且也容易被盜版，不要想怎麼做就怎

麼做，所以不能夠隨便把神韻的光盤上網。

弟子：師父要我們媒體學神韻，但我們管理層說，神韻演員年輕、條件好，我們又老、又沒有經驗，情況不同。

師父：（眾笑）學神韻是學管理、成功經驗，不是學那些嗎？神韻演員用年輕人是因為需要。大法弟子哪有說你年輕能修煉，又不是當演員，應該沒有問題的。不要用任何藉口搪塞應該大法弟子做的而不做。

弟子：有些同修參與媒體項目，沒有時間參與一線講真相。是否可以抽時間參與直接講真相？

師父：辦好媒體講真相救人的力度也很強，還能及時揭露中國大陸邪惡的迫害和邪黨的腐敗。當然腐敗與迫害沒有關係，可那些腐敗份子都是迫害法輪功的人，叫世人知道這些人在參與迫害。我講過對大法弟子的迫害都得上業報中加倍

償還。你們看看在中國大陸現在是甚麼樣？當年迫害法輪功、製造的那個紅色恐怖、當年給大法弟子造成的精神上的壓力，今天他們都在承受，那些腐敗份子都在承受，是不是這個樣？（眾鼓掌）

弟子：明慧網要求大陸資料點遍地開花、單線與明慧網聯繫，可大陸有些協調人不注意資料點安全，打著「整體協調」的名義到處走，把資料點掌握在自己手中，所有的資料同修都圍著自己轉。

師父：人心，就是人心。名利心、顯示心，那種好勝的心。不管學員的安全，給大法弟子造成困難、危險。所有這樣的人，所有這樣到處走的、掌握學員情況的這些人，那心都不對。其中也有一些別有用心的。所以要注意這些問題，不要給這些人提供機會。

弟子：弟子看到媒體中很多同修付出很多時間和心血，但很多人對自己要求

不高，不願學習，做事非常不專業，和常人公司完全無法相比，因此對媒體是否真正能夠成為世界大型媒體感到很悲觀。

師父：是啊，有些人就是抱著臨時思想推著幹，他沒有想過自己做的是甚麼事情。我和媒體負責人講，我說你們將來肯定是世界性最大媒體。你們做好媒體責任重大，大法弟子做的事，人類社會將來會流傳下去，你們的媒體也一直會流傳下去，成為人類社會主要媒體。因為當人類知道你們是在救他們的時候，大家想想，對於大法弟子做的這些項目，他們將怎麼對待？他們將視為榮耀。（鼓掌）可是你們有些人做的卻不怎麼樣，最起碼你做的不怎麼樣，是不是？大家都想給大法弟子的項目添一份光彩，你在裏邊卻不起增光彩的作用，卻起著相反的作用，那就不應該了。

弟子：正法快到尾聲了，很多學員不理解香港的形勢為甚麼越來越邪惡，一直沒停？

一〇七

師父：其實你們想想，香港的形勢，要是和迫害的當初比，是不是比那時候要強了？怎麼越來越邪惡？現在講真相也好講了，你退黨一天退了好多，那過去做的到嗎？做不到的。邪惡干擾，可是香港是甚麼地方啊？那是邪惡嘴，你在那裏拔邪惡的牙，是不是啊？（師父笑）我說大法弟子了不起，別看那些困難，舊勢力認為那就應該那樣。邪惡也動不了你，但是也不會讓你舒舒服服的那麼容易，這就是大法弟子的路，這就是大法弟子被舊勢力強加的魔難。這些干擾麻煩，也是你救的人帶來的，人欠下的業力都會被邪惡利用起到阻擋作用。

一〇八

弟子：身邊已有三位同修出現不同成度的智力倒退、反應遲鈍，醫生講是小腦萎縮。其中一位已去世。

師父：如果是在大陸就是被迫害造成的。如果是國外，有經驗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沒有任何事情會偶然的發生在大法弟子身上。我說真的是應該認真真的在修煉上看看自己。不要把那些個你覺的不是甚麼大事情的那些事看輕了。從修

煉的標準上看問題，你看是小問題，舊勢力對大法弟子的態度上看，它可是不小的。你們覺的有些事情不重要，都往往是用常人的那個標準衡量自己，不是用法！其實大法弟子都是了不起，就包括像這樣的，那都是在證實法中為維護大法、為救人付出被迫害的，我都這樣看。但是哪，我就覺的不值得——大法弟子就這麼多，面對全世界七十億人，我們能救多少？需要人的時候，卻走了。

弟子：有在景點講真相的同修認為，大陸人長期在邪黨控制下即使想三退也不敢明白的表示，因而當問是否想退時，只要對方點頭、微笑，同修就幫忙三退。

師父：那不行。不行！一定要他同意。他要不表示出來、不說出來，不算的，因為他張口閉口為邪黨而為、為邪黨貢獻甚至獻身，那些話可是說出來的。

弟子：迫害早期，有學員做了不符合要求的大法書，還有用師尊像做項鍊。

一〇九

我們看到後就要下來，讓同修不要再做、再流傳。放到我們手的，我們一直不敢處理。

一一〇

師父：有些過期的資料、大法書印錯的，我都告訴他們可以燒掉，但是燒的時候，不要太隨意，可以燒。

弟子：在哈爾濱市，幾年前發生過集資、演講亂法等事件，而且此後一直長期存在。很多參與的學員直到現在仍不醒悟，還沒有挽回損失，但有的表現的好像還很精進，實際在逃避掩蓋。我們應怎麼辦？

師父：有些人在大法中混事，有些人在大法中鑽空子。有的哪是修煉上不精進造成的，有的是別有用心，在鑽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所以這些事情，你們千萬要注意。你贊助給他、你資助給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幹甚麼，非常清楚，否則你不能够這樣做。你雖然給了他錢了，你等於是支持他這樣幹，你也是錯，所以，舊勢力不會拿你當作是上當受騙看，它認為你是一夥的，你支持他，所以大

家千萬注意這些事情。

我在說這個問題時，有人想了：我思想上並沒有這樣想啊，我是大法弟子，我怎麼能有意支持他呢？人的表現和事情的結果才是真實生命表現，神是這麼看的。不是生命嘴說的是甚麼做的是另外一回事，那個高層生命是這麼看問題啊。有的人就是先天給他定下來就那麼幹。他嘴裏在說好，他幹的結果是反的，很多人先天定下就是這麼表現的。我過去講過，我說大法洪傳的時候，所有的生命都會為大法來，但是哪，不一定都是來得法的，很多是來起負作用的。

弟子：大陸很長時間以來，各地總是有不少能力很強、本來可以發揮較大作用的協調同修遭到嚴重迫害，也包括同修的矛盾、排斥、病業等形式的干擾迫害。是否有其自身工作中起過負作用的原因？

師父：大陸的情況很複雜，念頭稍微一不對，舊勢力就會抓住空子，所以得特別的在自己的修煉上、做事的動機上要小心，你畢竟在紅色的、恐怖的環境

一一一

中。

一二二

弟子：（譯文）我是土耳其大法弟子，一些老弟子不參加集體學法和大法項目，我們如何成為一個整體？

師父：其實哪，我跟歐洲的負責人講過，我說大法弟子在迫害初期的時候，歐洲起的作用非常大，反迫害力度很強，大家那個心哪，真的是都能夠聚到一起，後來就漸漸的越來越鬆散。我就跟歐洲的負責人講，我說怎麼樣能夠在修煉上叫大家認真起來、能夠真是大法弟子的樣子。你如果不能够做到在修煉上下功夫，就會散掉，人會流失，就是在形式上把他聚在一起，做甚麼事那就跟常人聚在一起沒有任何區別，是留不住他們的。因為作為生命來講，他是為了得法的，他是為了修煉的，是後天的觀念影響了他得法、影響了他往前走。他意識不到這些，老學員一定要在法上帶他們。

弟子：我看到媒體經營的主要問題是太急功近利，用名利來激勵銷售學員，把他們分割成個體，相互競爭、互相防範和保密。開會都不能自由發言，修煉人的能力和智慧被侷限住了。

師父：是。這是近代中國人的不良習性。有人說中國人做不了大生意。我告訴大家，在國際社會上的人，他們做生意的心態是甚麼樣的啊？他做一個不管大生意、小生意，把它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份，他是盡心盡力的把它做好，會做的很長遠。這種心態會使工作態度、產品質量很好。很多大陸人哪，就想一夜發財，做事沒有長遠的打算，其它國家的人不會這樣想，經營的是工作、是自己的生活，只想得到正常的回報，他們是那樣的想法。你們在媒體中、在各個項目中一些做法，有時也都能表露出來這種作風，要注意這些事情。

弟子：台北許多景點講真相受到邪惡團體干擾，如何對待。

師父：（師父笑）反正就是這麼難，邪惡在鑽自由社會空子。中共特務是鑽

了自由社會這種言論自由的空子。其實啊，中共邪黨是魔鬼，在冷戰時期，或者是在世界上剛剛出現邪黨的初期，全世界人都反對，全世界各國政府都是限制它們的，不允許它們存在，更不允許它們搞活動，集會啊、示威呀，都不允許的，把它視為魔鬼，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獸。可是現在哪，漸漸的哪，國際社會的人的意識都放鬆了，覺的東歐邪黨都倒了，就越來越放鬆了，它敢明目張膽的在反共的台灣搖著邪黨旗大喊大叫。那看起來真是怪怪的。不管怎麼樣，大家就把它當作難度，救人的難度，該做甚麼做甚麼，別受它影響，它也就沒意思了。

弟子：挨家挨戶掛門把已經成為我們推神韻的形式之一。協調人每年都邀請很多外地剛從大陸出來的同修來參與這個項目。協調人的做法是讓當地同修來捐錢捐物來提供外地同修的吃住開支，這筆費用不算在神韻的費用內，也沒有完全透明的資金進出總結。協調人一般是全職參與神韻推廣，自身的生活開支可能有很大負擔，同時會幫助外來的沒身份的同修申請政治庇護，這樣做是否造成借推

廣神韻來辦政治庇護？

師父：我這麼想，有些地區啊，想把神韻推廣的局面打開，叫其它一些地區或者一些新學員參與。嚴格講，如果不是關鍵的部位，應該是有問題的。掛門把不需要你直接講真相，應該是有問題的。早期中共邪惡搗亂很嚴重，神韻在社會上也沒有那麼大的知名度，人家也不知道，所以神韻當時製作的廣告掛門把上也不是很精緻，人家就把它當作垃圾廣告，再加上邪黨特務的搗亂、在其中造謠。但是哪，現在不同了，最起碼在美國，誰都知道神韻，大人小孩都知道神韻，都知道神韻是高檔秀、是一流的，所以你到好的社區裏把製作的很精緻的廣告掛到他門上的時候，我告訴大家，他們沒有任何反感，都覺的，噢，神韻。他心裏想：這是我們應該看的秀。基本上是這樣。但是哪，有些個別地區也碰到了一些極個別的打電話抱怨，可是你一查，他是中國人有意幹的，那些中國人不是受中共毒害的，就是他自己就是特務，想幹破壞的事。不要因為他就影響了。

弟子：沒有講真相內容的雜誌，特別耗費人力，不盈利，有沒有必要做？

師父：不講真相，當然不行，大法弟子去參與那個幹啥？但是講真相的力度大小是另外一回事。辦的是常人的公司，那我不反對，大家都在常人社會中工作嘛，你這個生活還是要考慮。如果大法弟子辦的媒體為了打入主流社會，真相文章少，那是方式問題。打入主流社會，真相文章多了還真不行。

弟子：（譯文）項目協調人有時把您告訴他的話轉告給我們，我們如何對待這樣的二手信息？（眾笑）

師父：（師父呵呵笑）是，有些負責人，做事做不下去了就搬師父。師父說的，師父怎麼說的。其實哪，你一講出師父怎麼說的時候，學員的心裏馬上就想到了，就知道，你能力不行，你在搬師父的名。（眾弟子鼓掌）所以有的時候，有些人有些大小事都要找找師父，我現在一概都拒絕。是想叫師父肯定，多數是有了阻力了。我一表態，他回過頭來就會講出另外一套話來，說師父肯定的。其

實哪，我以前總是這樣說，他說這些事你看我這麼做那麼做行不行，我說大法弟子的項目，師父都不反對，覺的怎麼做好就怎麼做。哎，就這麼一句話，他回去就說，師父肯定啦，我們就這麼做。再不聽就說「這是師父肯定的」。（眾笑）這就不一樣了，是吧？所以有的時候我就不接待了。

修煉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怎麼樣做好，怎麼樣和大家配合好，那是你要走的路。那是你修煉的一部份，你怎麼把它推到師父這來呀？你怎麼能拒絕呀？

弟子：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八千多名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眾弟子長時間熱烈鼓掌）

師父：謝謝大家。（師父合十）修煉是根本，救人是我們的責任，這兩者都得做好。我想哪，我們的法會，每一次，大家知道那個機票有多少錢嗎？一個巨大的數額。吃、住，這費用有多大？大法資源，特別是在國際社會，都是非常有限的。大家不要把法會流於形式，也不要把這個法會當作師父又講甚麼了、自己

去傳播消息的一個途徑。師父盼望的是你們能夠早日提高，通過這個法會真正能夠解決自己在修煉上遇到的障礙，所以不要開完法會了，走出去甚麼收穫都沒有。

這不是聚會，一個大家見見面的聚會。修煉是嚴肅的。舊勢力為甚麼這麼迫害？這個形勢為甚麼這麼嚴酷？它們可是嚴肅的！你們自己是在修自己，還不嚴肅，那就對不起自己，更對不起你要救度的那些生命啊。所以希望大家，話是這麼說啊，能夠精進，能夠認識法多少，那也全靠你自己修。作為師父來講，就是盼望你在神的這條路上，走的更快、更好。謝謝大家。（師父合十，眾弟子長時間鼓掌。師父向全場揮手致意。師父離場，眾弟子保持站立，向師父離去的方向繼續鼓掌。）

李洪志

二零一五年美國西部法會講法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洛杉磯

二零一五年美國西部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洛杉磯

（全場起立熱烈鼓掌）

一年兩次法會。每次法會，我們有大量的學員從各地趕到會場，趕到舉辦會議的城市，耗費的資金很大。有的時候我都在想，這麼大一筆錢，用在正法上，真的解決大問題。所以我就在想，我們決不能夠把這個法會流於形式，一定要從法會中互相學習、找差距，真正的成為一個修煉中能夠使大家共同精進、能夠更加做好你們事情的這麼一個真正大法弟子的法會。

大家知道，我們每次法會，大家都想聽師父講點甚麼，也都在盼望著形勢有甚麼新的變化。其實作為修煉人，心放的平靜一點，就是做好你該做的，就甚麼都有了！這三件事你做好了，無論你在天涯海角，神都在關注著你，師父的法身

一二一

都在關注著你。任何一個心，任何一種執著，都會造成你進步、提高的困難，同時也會被那些舊的勢力、邪惡的因素利用，一定的。從高層上來講，舊勢力只想按照它們的要求完成它們安排的這件事情。舊勢力它不管你們怎麼精進也好、魔怎麼干擾也好，所帶來的麻煩合不合適與對世人的影響，它們不管。那麼具體幹的那些個中間層生命，它們只是機械的完成它們的事，平衡著邪惡和大法弟子之間的均衡關係。直接參與起負作用的，它可沒想讓你修煉。每一次考驗中的人心，每一次魔難的正念不足，修煉人的每一個執著心，都會被它們抓住，它們都會把它當作把你拉下來的、把你從修煉的大法弟子隊伍中搞下來的把柄。所以我們在修煉的這條路上，一路走過來是經過很多魔難，是經過很多危險的。

你的每一個執著，都會造成你修不成。每一個執著可能都會造成你在身體上出狀況，在大法的堅定信念上造成動搖。換句話說，告訴大家，沒有人想讓你們修成，也沒有人考慮你們修的怎麼樣。舊勢力只想完成它們想完成的，僅此而已。具體破壞的，參與起負作用的，那就是想把你們弄下去，就是想要破壞了這

一二二

件事情，因為它不知道這件事情最終的結果是甚麼，邪惡就是邪惡嘛。只有師父在叫你們修煉中走向圓滿，只有師父才是真正做這件事情的。師父做的事情，不止是對人是天機，對那些神也是天機。沒人知道我在做甚麼，尤其初期的時候，所以它們敢干擾，所以它們敢安排一套它們安排的東西。你們就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修煉，你說你自己不能嚴肅對待，真的是非常危險。甚至於不管我們有的學員有沒有執著，它挑選一個人，覺的對這一個地區的人有考驗，對別人的心性提高、信念有考驗，它會把這個修煉人弄死，讓這個大法弟子早走，動搖著其他人的心。那這樣做看起來是不對的，但整體上它是佔理的，因為你們這麼大一波的修煉人，不考驗、不用根本的考驗能行嗎？所以它是佔理的，所以對你們來講真的是非常的嚴肅。

可是大家在這麼多年的修煉中，風風雨雨的一路走過來，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斷的犯著各種各樣的錯誤，甚至於習以為常，也不當回事了；魔難來了都不知道問題出在哪了，習慣了，覺的都是小事。修煉哪，甚麼叫無漏啊？沒有

小事。而且這些年，在我們這個修煉隊伍中，出現過許多非常不好的現象，對學員進行各種各樣的干擾。看上去是舊勢力安排的你在這裏攪和，把各種人心暴露出來，它的目的是這個，可是當你幹那些事情的時候，你沒想到後果？將來怎麼辦？很不理智。還有些人在我們大法弟子中不斷的騙取錢財，以各種名目集資，以各種名目騙大法弟子錢財。人都是為法來的，事情做了，師父跟你們講一句話，師父來普度眾生，你只要還有一線能救的希望我就救你，不管你怎麼不好，我都會像對待那些好的學員一樣對待你，為了你能得救，你看不出我對你兩樣的。就包括那些特務，你看不出我對你兩樣，你也看不出我任何對你有特殊的表現的。

救人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難的事。師父在每次法會上都會針對不同的人去說一些問題，目的是讓你們真正能認識這個法、在法中修煉。每次法會師父也是在解《轉法輪》，不會超過這個界限的。你們要能堅持學法，真的放下心去讀法，認真讀著《轉法輪》一路走過來，那才是神最佩服的。就包括那些搗亂起壞作用

的，它都覺的，哇，這人真了不起，它都會這麼想。

過去的宇宙結束了，新的宇宙開始了。這個不是一個小的概念。比如說，你身體上新陳代謝的這些細胞，都在不斷的更新著、更替著。我們看到的星球也是不斷的在更替著、更新著，對局部生命來講，就是他們的劫難，只要是這個上面的生命，是逃不過去的。宇宙中不斷的發生著這樣的劫難。可是，如果這個人死了，他全身的細胞都得死掉，這個人沒了。如果說這個宇宙，舊宇宙沒了，那你要進入新的宇宙中去，師父跟你們講，這是個前所未有的事情。為甚麼神都不知道？前所沒有。把這個修的好的生命直接轉換到新的地球上，把舊宇宙的眾生更新後去新的宇宙，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做這件事情難不難？沒有任何歷史的參照。我有的時候和舊勢力說理說到它們啞口無言的時候，它們說「我們不會」，它們說「你說的那個我們不會」。我今天是針對大法弟子講，老大法弟子都能理解，我才講這些話。不修煉、不精進的人，他永遠都不相信，我在講甚麼他也聽不懂。

所有在修煉的隊伍當中出現的干擾，也都真的是顯露出大法弟子的隊伍當中存在的問題。幹這些事的人不斷的還在表現，干擾一直有。到底能有多少人走出來，有多少人真正能達到大法弟子圓滿的標準呢？師父有的時候真的不是很樂觀。正法必成，這是一定的。大法弟子修煉圓滿，這也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我現在，真的不很樂觀。

大家知道，對我們來講，修煉的時間是極其短暫的。正法速度非常的快，要求我們在這個期間還要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甚麼是大法弟子？宇宙大法的弟子。你只為你個人的圓滿就行了嗎？那誰不會當大法弟子啊？大法度人，力量多大呀，這多容易啊。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而且非常的艱鉅、困難。中途又插進一個舊勢力來。其實我跟你們講，這件事情本身就這麼難，不插進一個舊勢力來，也得插進一個其它的勢力來，這是一定的。它們就會這樣搗亂的，它們就會這樣幹的。因為大法的純正、大法的威嚴、這個威德、這個力量、救度中正的一面的展現，那神看了都震驚，誰也不敢起負面作用，但是它們都會以正面的形式

出現，從中得它們要得的，甚至於很大面積形成一個甚麼東西，來這樣幹。這就是舊勢力，這就是干擾、破壞。我知道這件事情會這麼難，所以大法弟子在歷史上我給你們解決了很多問題，生生世世才那麼保護你們，才那麼看護著你們一路走過來。但是在歷史的今天，在這麼關鍵的時候決定著這一切的這一瞬間，對大家的 yêu求那就是嚴的。

沒做好的那些學員怎麼辦呢？大家都喜歡看著我跟大家微笑，可是你們知道，那是鼓勵，那是期望，想過沒有，這時間又這麼緊迫，沒修好的人怎麼辦呢？有的人還有機會，有的人甚至連機會都沒有了；有的人還來的及，對有些人來講你只能跑步了，可是，沒有那個基礎，對法又不能認識那種成度，那怎麼會有堅持的動力呢？你精進的了嗎？沒有在法中打下的基礎你也做不到啊。那個決心，那個堅定的信念，來自於法。時間緊迫，師父不想光說好聽的，鼓勵的話真的說的很多了。（師父點頭，停頓掃視會場）但是，如果真的很多人落下了、跟不上，我說的是大法弟子，那才是最痛心的。

你們都看見形勢的變化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講，天上的形勢，宇宙正法的形勢和地上的形勢是對應的，從初期的時候我就在講這些話。地上的任何事情都有神管、神在操縱，地上的變化和天上的變化完全是對應著，迫害法輪功的人都在報應。大法弟子還有一部份人沒有修煉圓滿，還有一部份人做的不好還在給機會，所以不能夠以這件事情結束了來報應這些人。把他們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都抓起來、繩之以法，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沒修煉的、沒修煉好的也就沒有機會了。是以政治、權力的鬥爭形式，是以整治腐敗的形式，來處理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現在被處置的，一個都沒有跑出去，都是這樣的人。還在處理。我知道，一個都跑不掉，不管他大的、小的。常人說這是報應。

因為這件事在收、在結束，邪惡也不可能再聚集那麼大的力量，再從新來一次像九九年「七·二零」這樣的事情，考驗大法弟子的路已經走到最後了，所以對某些人來講，他們只把心思放在「趕快結束」、「趕快結束」上，趕快結束了幹甚麼呢？結束了過你的幸福生活？沒有壓力的那種生活？是嗎？那對大法弟子

來講，對很多生命來講，將失去消業的機會，將失去走向圓滿的機會。師父是反對迫害，是因為全盤否定舊勢力。歷史上佛教遇到的法難，基督教被三百年的迫害中，你們以為那都是邪惡勝於正的嗎？不是啊，那是神在利用著邪惡的瘋狂來圓滿他的弟子、圓滿他的人哪。越到這個時候、越到快結束、大魔頭被繩之以法的時候，那這一切不就要結束了嗎？下一步事情不就要來了嗎？（師父嚴肅的點點頭）我們很多人沒有好好利用這段時間。

我剛才講了，這場迫害我不承認它，我有我的安排。可是，畢竟它發生了。我也是將計就計的在這期間救度眾生、圓滿著大法弟子。剛才跟你們講，我說這麼大一件事情，沒有舊勢力也會來個其它勢力，它一定會發生的，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講，它也算給你們安排了一次修煉的機會？給眾生得救開創了一個選擇的機會？人人得度是不可能的了，人人修煉也不可能，但是人都得在這次正邪較量的時候表現自己，甚至於他們必須都得表態，這決定著他們將來的去向。人類歷次文明被毀掉之前都沒有超過人類今天敗壞的成度。如果不是大法在傳，九九

年最後那一天，人們是走不過去的。為甚麼二零零零年開始的時候人們那麼慶祝？那麼高興？看上去是表面的、走入一個新的世紀的慶祝，任何事情都是神在安排，人也有明白那一面，但是那不是真正得救。現在人都得表態，大法弟子在講真相中、在救人中，那個生命的表現就定下了他的未來。

當然，在前兩年，講真相還很困難，有的人根本就是理智不清的，是因為那個時候邪惡的因素非常的多、控制著人。現在這些邪惡的因素，隨著正法形勢往前推進，宇宙不好的東西在大量的清除、銷毀、解體的過程中被銷毀的越來越多了。人類這也是一樣，現在人都能清醒的在思考，特別是針對這場迫害，針對大法弟子和邪黨之間，都能清醒的認識了，讓你來表態。當然是不同的，如果在那麼邪惡的情況下他敢正面表態，這個生命可了不得了。生命不一樣、宇宙是有層次的，不同層次生命是在宇宙不同層次中的。那在迫害開始、嚴酷的情況下的正面表現，和寬鬆的環境下的正面表現，那是不一樣的。

大法弟子不也是這樣一路走過來嗎？能夠做的非常好的一路走過來的，和那

些不斷有反復的，今天寫了甚麼書，後天又聲明了，最後哪反正也走過來了，那層次是有區別的。到現在還理智不清的，你真的今天明白了，你往前跑、追，真的能做好，是能走向圓滿，但是也追不上前邊的了。修煉是有境界的。師父心裏急呀，越到這時候師父就越急。邪惡猖獗、瘋狂的時候，師父心裏也急，怕你們頂不住。後來發現無論多邪惡，大法弟子頂過來了，師父心裏真的是很安慰。這場迫害要結束前，師父心裏就更急了。我們有些人就是那麼不清醒，在大法弟子隊伍中混事，怎麼辦呢？

當然我們有些學員是做的很好的，就包括做的好的學員，也沒有達到圓滿的成度。過去的修煉人是一個執著、一個執著的去，你們是，幾乎是所有的執著都在，把它一層一層的去減弱、減弱、減弱、減弱，減的越來越弱、越來越少，我是這樣給你們做的，保證了大法弟子沒圓滿之前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能夠正常的在人群中救人，同時，正因為有這些沒去完的人心，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擾中修煉，時時的警醒自己、修煉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責任，這就是威德，這就是

了不起，這就是你們走的路。

我還是想給你們解答點問題。（鼓掌）下面可以提條子。

這個法不會變，師父沒有變。我們有些人在修煉中變的不如當初了，時間還不算長。過去講，面壁九年，面壁一輩子，在寂寞中苦熬著；在寺院中，在山林中，不接觸常人社會中苦熬著，寂寞不寂寞？你們沒有那樣，可是有些人卻嫌時間長了；從來歷史上修煉還沒那麼短的，就使自己不精進；稍微有一點干擾，就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你知道你是在給誰修呢？給你的名？給你的氣恨？給你心裏的執著？給你的親人？給你執著的事情？給你放不下的事情在修嗎？那正好是要去掉的東西嗎？

弟子：請問師尊，我們能不能救下百分之八十的眾生？這個目標能不能實現？

師父：不能，救不下來。很多大法弟子自己修煉中的威德力量不夠、正念不

足，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機會，失去了很多眾生。（師父停頓）肯定是不能了，這我知道。當然也不都是大法弟子的責任了，這件事情被舊勢力安排的，把世間搞的非常的壞。現代人的意識，現代的藝術，現代的潮流，現代的文化，加上邪黨的文化破壞，特別是年輕人，在這種狀態下生長起來的，最難了，他們沒有辨別。

弟子：為甚麼舊勢力仍然能夠讓世界的關注焦點離開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師父：那是舊勢力的安排。這個世界一切都為著中國那個舞台在運作。你們想一想，我給你們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中國那塊要發生甚麼事情的時候，如果它往正面轉化的時候，那其它國家要給它施加壓力的時候，世界就出問題，甚麼恐怖份子啊，甚麼宗教極端份子啊，甚麼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啊。你們想一想，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迫害大法弟子最嚴重的時候，全世界注意的焦點，如果沒有事情，都會注意到中國。可是那個時候把美國的兩個大樓給炸了，恐怖份子

一三三

很猖獗，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牽到那去。沒有偶然的事情。

一三四

弟子：我們能夠用正念束縛舊勢力嗎？

師父：舊勢力，你只能是不承認它。它們安排這套系統，你動不了。師父能動，也不能動，因為到了今天這一步，一毀就全都毀了，所有的一切都毀了。將計就計，就是將計就計。根本的東西它們是動不了，所以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就堅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這三方面真的做的很好，誰都不敢碰你。

弟子：在中國已經向邪黨組織遞交了退黨申請書的人，是否還需要到退黨網站公開聲明？

師父：那當然了。他能夠主動退黨，那也算退出中共邪黨，但是不知道甚麼原因了。是不是個人利益沒得到？或者因為心裏有其它常人不平的事情？那還不能算，因為必須在正邪的對比中表態才能除去印記。

弟子：請問舊的《論語》可以作為普通經文對待嗎？

師父：不要吧。舊的《論語》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既然是代替，那就是代替了。大家都是把它銷毀掉了，因為就是作為一般的經文對待也把這個科學擺得太高了。當初只是在現代這個科學觀念很強的這個社會中去救人用的，沒有想把它擺到這個位置。後來大家都把它擺到這個位置，擺的很高。哇，這麼大的法，小小的地球算不了甚麼，那擺的太高了不行。

弟子：最近大紀元時報的兩篇特別報導，文章是否可以在大陸大量印發？

師父：不要吧，我也看了，好像就是針對現政權在講，對救人沒有針對性也沒有意思。

弟子：從大陸來美國的一些學員，曾經在監獄和看守所做過協助邪惡轉化學員的「幫教」，也有的曾經長期邪悟，在美國雖然參與大法活動，也以大法學員

自居，但對自己所犯的錯誤並沒有從內心真正的認識，甚至還找理由掩蓋。如有的人說自己做「幫教」是為了保護學員，像這樣的學員雖然也寫過聲明，但內心深處的執著卻被自己藏起來。

師父：是呀，修煉人也不是一般的，人，其實常人也一般，今天的常人和歷史上的常人是不一樣的，他們都有明白那一面，你說的真話假話他其實都知道，非常清楚。

做了甚麼錯事怎麼辦？是呀，我過去講，我說，這場迫害沒有結束，對所有人來講，都還有繼續修煉、做好的機會。我是講過這話，但是你們要聽懂了，不要老是往你喜歡的一面想。我是說，迫害沒有結束，你還有機會；你還有機會，可是給你的機會你要不去利用，給你的機會，你還在放任著自己，那你就在毀自己了。

我講過我說大法弟子啊，錯了沒有關係，坦坦蕩蕩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叫大家看，我在往回走，我要做好，誰都會佩服你。你躲躲藏藏、掩掩蓋蓋，這些人

心變的越來越複雜、越強，然後你又修煉的一塌糊塗，學員怎麼想？學員怎麼看這些事情？神怎麼看？師父將來怎麼辦，對你？救人、救生命是一個慈悲的舉動，可是畢竟有救不了的。甚麼樣的是救不了的？不珍惜自己的，那就是救不了的。

弟子：「七·二零」後師尊有一年多沒講法，但那時的明慧網大方向很明確，而現在明慧更多成為發布消息的平台，深入法理交流不多，還……。

師父：大法弟子的不同看法，師父就不在這給你講了。他們辦媒體的有辦媒體的想法，那是他們的路，那是他們的修煉，師父不好去說這些事情。任何事情都符合所有人的觀念、想法，真的很難做的到。他們也是在修煉中，肯定是有不足，那是一定的，要誰來做也是這樣。你們可以互相的去探討，正面去說這些事情。

一三七

弟子：新舊宇宙是同一個神創造的嗎？

師父：新學員。真善忍造就了宇宙。

一三八

弟子：飛天大學基礎建設項目需要大量的資金，有經濟條件的同修自願拿出一點可以嗎？

師父：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要講，沒有師父同意的，任何人不允許集資。飛天大學的那個建設，我已經嚴肅的跟他們講了，不允許在學員中集資！我們有些學員哪，以給大法項目集資的名義收學員的錢、向學員要錢，也沒有財務的管理，使用很隨便。有的人在詐騙，有的人呢，開始的心態很好，看到錢多了，就自己藏起來了，也有的人自己收下了一部份，把另外一點拿出來給了學員，給了大法項目。這些問題呀，我看你們將來怎麼辦？

大法弟子有一個算一個，如果你今天不是大法弟子，你就是世界上數的上的大財閥，錢有的是。因為你如果不做法弟子，你的威德，你帶的巨大的德，可

以換來很多財富，每個人都是。因為你明明白白的要當大法弟子的時候把財富放棄了，你要當大法弟子，你放棄了這些東西。是你主動的、願意這樣做的，可是那點小錢你今天卻能把它藏起來。你怎麼還？今天在這關鍵的歷史時刻，那一分錢、一點點，都透著一個修煉人的境界、心態、執著、圓滿和不能圓滿。（師父停頓）怎麼辦？

久遠巨大的天體、無量的眾生等著你去救度，那是你的眾生，你卻在人中這麼不爭氣！宇宙中你所有的眾生都在看著你，他們都看的見，你的一舉一動，腦袋裏的一思一念，他們知道。人這就是這麼複雜，人世間的有神無神，所有整個這一套文化，就是給正面因素做魔的！正法時期舊勢力就這麼造成的現在人類這個狀態。在你頭腦中佔有多少，你執著哪些東西，你追求哪些東西、走向哪一面，他們都知道，他們在看，可是有的時候你們有些人真的很可笑！我說的是這部份人，很多大法弟子真的很好。

弟子：弟子請師父坐下。

師父：我站著大家看的清楚。（弟子熱烈鼓掌致謝）據我知道，除了山上的基本建設，還有神韻收了一部份學員贊助之外呀，很少量，神韻很少收，多數都是社會贊助，數量也很少。其它任何項目，我都沒有叫他們，叫學員贊助，而且我都跟他們講，不允許學員贊助，你們聽清楚了？回去告訴大家。除了山上建設，幾乎沒有一個項目叫學員去贊助。我知道在正法中大家都在自己掏腰包，主動的做。國內的學員主動自己拿錢做資料啊，國外的學員也是自己做項目中自己主動的在承擔著這些事情，這是威德。有的人，特別是大法弟子，雖然你是王，你有的是財富，可是你當了大法弟子，從打有生以來沒見過那麼多的錢，特別是沒見過大錢，一見到心裏頭有點擺放不好。注意吧。

弟子：師父好。請問師父，我們一九九九年之前有近億人的法輪功學員，即便迫害之後，表面人數沒有那麼多，但是從五月份到十月份只有不到十九萬的起

訴江的人數，我們都接受不了。背後原因是甚麼？

師父：（師父笑）其實哪，不像你們想的這樣。這件事情，我們有的學員覺的非常該做，這是一個大法弟子應該做的事情。那有的人覺的，我要是不公開身份哪，可能更有利一些。那有的覺的我這一公開，是不是哪天又把我抓了？有的呢，根本連想都沒想過。修煉哪，大家都不在一個境界上，認識問題也不一样，想法當然也都不同。其實我也主張那些個關鍵的學員、能起大作用的學員不要暴露。

弟子：我們在集體學法的時候遇到「二千五百年」，有的人念「兩千」，有的人念「貳千」，兩種念法。請問師父怎麼念好？

師父：其實我們的習慣都是念「兩千五」，沒有念「二千五」的。但是台灣學員他是喜歡發「貳」的音。我想怎麼念都行，你們集體學法時想統一，你們就學師父怎麼說就怎麼念吧。師父說念「兩千五」，咱就念「兩千五」，好不好？

（弟子鼓掌）這些東西對我們修煉沒有甚麼矛盾。因為各國的文字都是不同的，發音也不同，這都不影響的。

大法弟子，你們知道嗎？我在法的表面上對你們的規範、要求，和這個最表面的形式，我都沒有太多的要求，可是在其它宗教中卻很嚴格，其它修煉形式中也是很嚴格。為甚麼呢？我只叫你們注重大法內涵，因為那是你們今天的大法弟子應該修的；而表面上的東西，我沒讓你們太注重，因為那是法正人間的時候要做的，太低了，對你們來講，就這個意思。法正人間的時候，不用中文讀都不行的，不懂原意都不行的，那要求就高了。

弟子：現在訴江，下一步是不是還要訴邪黨？

師父：訴邪黨？那邪黨被消滅就沒了，訴它，它又不是一個形象，咋審判它？審判不了。邪惡的因素是被銷毀了，但是邪黨這個壞東西會引起將來人們的痛悔，人們會去思考這些問題，歷史也會把它當作一個教訓。

弟子：中國大陸大法弟子受邪黨文化毒害太深，對目前做好三件事干擾很大。我們地區部份同修想重點清除黨文化，四個整點發正念不動，用其它時間專門清邪靈。有人向內找執著心，用《天又清》中的「神雷炸」詩句不停的念「炸」，但有的同修認為這是亂法，爭議很大。

師父：大法弟子，發正念哪，整點發正念，能做到；平時自己遇到干擾了，能發正念去清理自己的干擾，就可以了。真的你碰到明顯的干擾，你可以發正念去清理它，不要經常或大面積的去做這件事。因為大法弟子都在救人、講真相，去做其它的事情這不是干擾嗎？標新立異也不行，把這些事情搞成了另外的一種形式，那當然大法弟子要反對。其實就理智的對待這些事情，一定要清醒。

弟子：我在上個月的一通真相電話中，給在一起上班的二、三十人講了真相，同時都做了三退，他們還再三託我見到師父時一定要代他們向師父問好。借今天的機會也代表我幾年來在打真相電話中所有轉達向師父問好的善良民眾向慈

悲偉大的師父問好。師父您好，謝謝師父。（眾弟子鼓掌）

師父：雖然問一個好，可是畢竟是在邪惡迫害法輪功這段時間、大量的污蔑造謠抹黑的背景下，他能夠問好，那說明這個人真的是還行。當然大法弟子講真相講到位了，與你講到位了也有關係。

其實我們大法弟子的修煉，你的今生今世的修煉，不是為了你的單純圓滿。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救度眾生的責任，你今生不修煉我都會讓你圓滿，因為歷史上有的都修了很多次了，基礎都遠遠的超過一般修煉人，這是從個人的修煉角度上講。大法弟子，甚麼是大法弟子？誰來做法弟子啊？是因為你有承擔救度眾生的使命，你的修煉這個基礎，你修煉中的正念是為了救度眾生的。我再說清楚點，你今生的修煉是為了你那個人表面的正念更強，能夠救度眾生。

有人聽了，噢，那我們不去做都能圓滿。我是講，如果是個人修煉，是能圓滿的，可是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正法期間的大法修煉不一樣了，你執著於個人修煉，就成了一個執著！這在其它宗教中、這在其它修煉中沒有這麼講。你的修

煉是為了救度眾生，誓約的最後是這樣的，不做能行嗎？

弟子：資料點協調人只用正見網內容做資料，不願意用明慧網的，明慧網有好文章也不用。

師父：那不就是一種人心裏過不去的執著？不平？或者是明慧網不符合你的觀念？反正是不管怎麼樣吧，你能救了人也行，但是這個執著你不能帶走，這個執著你得去掉。

弟子：最近我們地區集體學法時採用了一種學法方式，就是每讀完《轉法輪》一個自然段就停下來講述一下自己都讀到了甚麼，讀完這段後對師父講的法印象深刻的是甚麼，或自己理解到甚麼。弟子不清楚這種學法方式是否合適？

師父：不合適，不合適。不要標新立異，你就去讀。理解法，理解不理解法，那是你在讀的過程中就會有變化，而不是在交流中。但是大法弟子的交流也

一四五

能起到一個互相加強修煉的正念作用，或者是看人家怎麼認識的，也就是對修煉的正念能起到一些作用。也許大法弟子的話對你的執著或者哪些方面做的不足能有點化作用，但是你的真正提高一定是在法上。要認真讀法，不要標新立異。

一四六

弟子：弟子從小隨父母得法，現在已是青年弟子，想知道小弟子與老同修有甚麼區別。

師父：作為生命，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責任，都是一個個體生命，都代表著自己的生命群。年齡小的呢，是隨著父母的，父母的修煉好壞都影響著孩子，特別是孩子也是依賴家裏的那種。飛天學校的學生，甚至於神韻學生見習演員，表現的好壞都能看出家長的狀態。獨立性、獨立很強的，自己有見解的，那個還不一樣，那就基本上自己能夠做主了。

弟子：我們地區的大組學法很久不學《轉法輪》，只學各地講法，這樣可以

嗎？

師父：不可以。各地講法偶爾學一學可以。我主張你們各地講法回家自己看。就學《轉法輪》，集體學法、大組學法。各地講法，甚麼都是在解《轉法輪》。

弟子：我們往大陸打電話的同修有時遇到一些貪官，他們說「我們貪污了很多錢，國內反腐我們很害怕，不知貪污的錢如何處理」。有的說「我把錢捐給法輪功吧！我也去美國生活」。有的同修說，這錢不能要，這錢不乾淨。不知道以後遇到這種事如何回答他們？

師父：現代的社會就是這麼個形態，尤其是中國大陸。哪些是乾淨的？哪些是不乾淨的？甚至有些錢你看著乾淨，間接的也不乾淨。反正就是那樣一個社會了，我們不看這個表面的形式，只看人心。他有那份心。說他能把他貪污來的、費那麼大的勁、冒著危險他貪污來的錢要捐給法輪功，（眾笑）大家想想，當然

一四七

了，形勢嘛逼人，但不管怎麼樣，他沒想到捐給別人，捐給法輪功，那這個人還是有可救的餘地，是不是？當然了，真的大法弟子真相點上需要錢，他捐點就捐點吧。這個錢你說幹啥用？錢不乾淨，可是哪，卻用在了救人上，那它乾不乾淨啊？它就不一樣了，是吧？就替他消業了。（眾鼓掌）

一四八

弟子：北方弟子要幫助南方弟子講真相，我們怎麼更好的共同精進、互相幫助？

師父：有些地區表現的弱一點，但是有些南方地區也是不弱。大陸形勢現在變化也很快，反正是大法弟子，不管南北，如果大家都能夠認認真真的做，應該是夠用的。當然相互幫助是沒錯了，但要注意安全。

弟子：大陸各地區的協調人當前是不是應該有大力度的找回昔日同修？幫助不精進的同修多組建學法組，多學法，帶動他們走出來講真相救人？

師父：那是應該的，那還是應該的，但是要注意安全啊。這麼說吧，我一說注意安全，大家想，現在情況寬鬆了。是，大陸基本上是這個情況。邪惡在走下坡路，但是當年迫害法輪功製造出來的這部機器還在運轉，它沒有明確的說停止迫害、把這部機器銷毀掉，那下邊的那些個具體幹事的那些個「六一零」也好、這個警察也好，他還遵照那個東西在做。可是呢，畢竟是一部破機器了，很多警察明白了真相，根本就不管，很多迫害法輪功的人有的也害怕了，一看這形勢也不對勁，也都在跳車。這就表現出來有些地區哪，感覺著比較寬鬆，甚至有的人、有的地區已經在公園裏煉功，音樂都聽的見了，放著音樂。有些地區那還挺邪惡。它是這麼一個情況吧。

弟子：大陸一些地區長期存在著演講亂法行為，如何制止？

師父：這些事情哪，在沒迫害之前就講過，不允許這樣做，所有這樣做的人都是人心、執著、顯示心在起作用。那現在就嚴重了，真的那個地區不行，跟大

家交流交流，那這是兩回事；如果大面積這樣，這麼幹，我想那就是幹著魔幹的事。

弟子：我在媒體工作多年，越來越感覺到有困惑。管理層不容易，為了管好公司，每天開會培訓業務，但我覺的離修煉越來越遠，不想開會，不想聽那麼多，又擔心被說不服管理。要天天正念排除，否則越來越常人了。能否把開會時間變成學法時間？

師父：具體情況我會單獨找協調人講。我說一下另外的情況。這麼說，你們有的人哪，在媒體中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啥，有的人甚至於完全和常人一樣。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是幹甚麼的，甚至有人都不想了。你是誰？你是大法弟子，你是救人的。你們辦的媒體的目地，是為了講真相、救人，制止迫害，揭露邪惡，除此都是為了烘托媒體的本身來完成這件事情，所以你得知你是幹甚麼的。我和大媒體負責人已經都講過要重視學法的事，他們也努力在這方面做、在改善。那

其它媒體也是。

不管怎麼樣吧，有些時候我看到那文章啊，真的没法看，簡直是替中共邪黨在說話。有的人哪，常人中的那些個事情，你也去評論，甚至於去炒作。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救人的？你不能樹立敵人。作為媒體，別人怎麼報新聞你也怎麼報，對常人的事情你為甚麼要去評論它？！還要去說個好壞，甚至憤憤不平。你是修煉人哪，你不知道你在幹啥嗎？如果媒體，因為你，他認為你對他這樣式的看法，引起了他的反感，引起對法輪功的反感，怎麼救他？那你起的甚麼作用？甚至於呢，大陸出現一些事情，也憤憤不平。把某個人抓起來了，憤憤不平去評論，說甚麼抓的都是沒有能力的，甚麼甚麼的。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你是共產邪黨中的一份子啊？

我告訴你們，今天在中國大陸，那些大的、小的被抓的，沒有一個抓錯的！沒有一個抓錯的，因為這個形勢就是在這樣做。甚至於那些個沒有甚麼權力，在民眾中影響很大的、搞藝術的這些人，攻擊過法輪功的，都在報應。誰都跑不

了，我說了。當年大法弟子聽到警車響，在國內，那個心理壓力有多大？現在這些個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就是那樣狀態，一報還一報。（眾鼓掌）他比當年大法弟子還害怕呢。大法弟子坦坦蕩蕩，精神上壓力很大，可是沒有負擔，那些貪官，身家百萬、上億，這些都被抄了、被查辦了、被抓了、被關了，他失去的東西太大了。報應，迫害法輪功的時候為啥那麼邪惡？做媒體的，也不要隨便的把大陸的文章拿過來就報導、就登，看看是替誰在說話！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媒體，有些是南亞地區的華人辦的報紙。早期在國際社會上，他們對中國的文字語法很不講究，因為本來它就是沒有正統中國文化的，很不講究。可是這個風氣，一直延續著，很多華人媒體都在效仿。有的時候我發現你寫的那個標題啊，真的似是而非，不知道你在寫甚麼、表達甚麼，有時候用詞真是怪怪的，突然間變的沒文化了。不要學這些，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

弟子：歐洲許多學員在以法為師和絕對服從第一協調人這二者之間感到困惑。

師父：我想哪，也沒啥困惑的。協調人絕對不會讓你，他也來他一個法，讓你遵照他的法做。你們遵照法修煉，做人上是按照法，協調人是協調工作，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弟子：各地負責人能不能彙集全體學員的最大智慧用於講真相？學員只盲從會使救人效果不佳。

師父：當然我也知道，有些地區的負責人哪，真的是能力差，能力差就來硬的。不是說跟大家交心，真的是自己沒有智慧，用大家的智慧，去肯定正的，就帶領大家做。修煉人哪，誰都有錯，不是說你是協調人了，你就像師父一樣。你沒有錯啊？你有錯。你想的問題，有的時候非常的差、不全面，那你就去肯定他誰做的好的，然後跟大家協調好。你是協調人。別人不聽你的，不管對錯，你都

一五三

來橫的，不行就給人家小鞋穿，你跟邪黨的幹部有啥區別呀？改改吧，把師父交給的事辦好。

一五四

弟子：我代表邯鄲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父：謝謝大家。（鼓掌）

弟子：山東濟寧金鄉有一個自稱是大法弟子的人到處打著自己有特殊使命的旗號，說用功能為同修解除業力、幫助同修過關。

師父：他是入魔了，這肯定是入魔了。是凡這樣的，他怎麼能有市場呢？大法弟子，還不是那的人給他市場？就說這個地區出現這個事情不是偶然的。就是你這個地區有問題啊，給他市場，不是你們那普遍有這個問題才出現的嗎？當然了，沒這問題的就看的清楚，就看出來了。有這問題、有這執著的，就看不出來。

弟子：如果大量的大法弟子沒有圓滿，正法進程結束了，那這些大法弟子會怎麼樣？會留下來繼續修煉嗎？

師父：怎麼樣哪，我也不能說。一碼事是一碼事了，怎麼立的誓約一般就怎麼辦了，沒有第二次機會，沒有第二次機會。

弟子：我們是否在經營還沒有上去的情況下需要請那麼多行政人員？他們的薪水都不低，但大家都不知道他幹嘛的，看不到他對媒體有任何的幫助。

師父：那這是哪個媒體幹的？有的時候就是不清醒啊。

弟子：我是新唐人的編輯，看到一個突出的問題，同事之間、管理層與員工之間不溝通，難流通，各做各的，工作安排靠手機短信，很少當面講話，沒有日常的編輯部例會，部門工作會議也少開，員工不知道工作方向和整體情況，想多承擔工作也有勁使不上。

一五五

師父：具體情況不了解，師父也不能夠多說，但是這裏邊說了一個問題，說甚麼問題呢，就是互相之間見面也不溝通，發短訊。我告訴你，那些外星人就這麼幹的。人哪，是有交流的。人類社會幾千年這個正統文化、神傳文化，人的狀態，都離不開人群的交流。

一五六

甚麼樣的生命不交流啊？你們知道那個外星人，在它們的星球上是沒有情的。地球要沒有情那很可怕！可是作為修煉人有情又是執著。從情中走出來，是給修煉人安排的難度，也是為了人修煉中能消業去人心，也是為了人類的生存狀態。那外星人呢，它不能修煉，它也沒有人類的特殊環境，可是那個外星人是地球人這麼叫，叫它外星人，它們就是怪物，就是怪物。嚴格的說，人是神用泥土造的，神把三界內基本粒子都看成是土，宇宙中的塵土。那外星人，我覺的它們都是從垃圾堆裏爬出來的，它比人低。

它沒有情感，那它們那個社會怎麼維繫的呢？是靠技術。誰的技術高，誰就高它一等。誰的技術更高，誰就是頭。它們為了技術而生存，開始只是個低生

物，為了生存而生存，漸漸的用技術維繫著生存的時候就變成了技術第一，就是這個。人的思想它看不懂，當然你也不懂它，完全是不同的東西。但是由於它的技術發展很尖端了，所以它能看清你要表達的，它知道你要表達的，就這麼回事。

弟子：弟子不是很清楚，甚麼情況下發正念應該加入善解……

師父：發正念沒說讓你善解啊。發正念就是清除、解體，是不是？發正念善解，那就不用發正念了。不是清除那不好的東西嗎？那些不好的東西你跟它善解？我跟你講了，毒藥就是毒，你想讓它不毒你做的到嗎？做不到，它就是毒。你說你這毒藥跟它講講真相變成不毒的了，這好像做不到，是不是？

弟子：中國大陸有些同修不參與訴江。

師父：這個事已經講了。不參與訴江的，我也主張沒暴露的、有些學員還挺

一五七

起作用的，就不暴露。但是也不都是這樣，那有些根本就不當回事，他修煉境界在那。那有些呢，他就是害怕，那也是修煉境界決定的。就這麼個情況。

一五八

弟子：最近我們收到的美元上有的寫著中文字、英文字、大法網站網址。在美國這樣做合適嗎？

師父：不合適。我想這一定是大陸新出來的人幹的，在美國不需要你這樣做。國際社會都把中共邪黨當作魔鬼，他們嘴裏不說，心裏頭都知道，用不著你去說，用不著這樣去做。

大陸出來的學員，有些做的那個事情像跟大陸一樣的心態，怪怪的，國際社會不理解你們。有些項目不讓你參與，也不是永遠不讓你參與，你總得把你的思想在正常的社會裏把那個思想扭轉過來。在黨文化的作用下、在變態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養成的那種習慣，那得去掉。我來的時候也和你們一樣，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任何事情喜歡走極端，寫個文章，詞句用的極端；寫個東西，表達

都寫的特極端。這個社會它接受不了的，它是非常講究實事求是，多大的事就是多大的事。

弟子：替換下來的《論語》是保管還是燒毀？

師父：燒毀，儘管燒。師父告訴你們燒你們就燒。

弟子：請師父再講講神韻交響樂團的意義，今年第一年辦，推廣還是很難，比推廣神韻難。

師父：隨著神韻的質量提高，技術質量的提高，演出的效果也越來越好。技術質量的提高是兩方面，一個是演員本身，舞台上演員的本身技術的提高，再一個是，因為舞台上的演員是靠音樂伴奏的，音樂要不好聽就會把整體效果給破壞掉，而且聲音哪，神把它也用來清理人體的不好的東西，而且能打到深層去，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神韻所有的東西在救人中都是有用的，技術高的藝術家，

他用音樂也能夠起到啟迪人心、弘揚神傳文化的作用、恢復傳統文化的作用。因為他不能夠直接把人救了，所以我就讓他們在短時間巡迴，一方面叫人知道神韻音樂的高水平，另一方面對他們本身是一個鍛煉。咱們有很好的音樂家，也展現給人看一看，我們是高水平的。舞蹈演員有機會展現，他們還沒有那麼多的機會展現。

一個高水平的樂團對整個神韻的烘托是起正面作用的。有些地區覺的效果很好，願意辦，有些地區聽說了，也想辦，但是條件不夠。有些想辦，但是由於學員的變動，等等變故，票又不太好推。反正是不管怎麼樣吧，大家都有各自的困難。其實我想多數做不好還是有人為因素的，思想、想法對不對頭造成的。

大法弟子啊，你覺的應該做的，你就應該去做好它。當然大家很忙了，師父也看到了這一點，我也不責怪大家，總覺的大法弟子不管怎麼樣吧，你做好你做的，那神可佩服你了。你甚麼事都不想用心，救人的事也不上心，不願去做，那幹甚麼？你說大法弟子就得幹好三件事吧，你甚麼事都不太注重，時間過去就過

去了。啥也沒做好，啥也沒修好，怎麼辦？

弟子：無神論在很多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如何正念破除？

師父：這不是你現在破除的，救人中就是儘量跟人講吧。當然這麼說，人類無神論這個東西，整個一套系統，包括這個文化，就是安排了一個負面的東西。人過去都是信神的，只是到近代才出現這個狀態。過去都是宗教和宗教之間的衝突，你的神、我的神，現在是無神和有神，這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就是現在出現的。那也不就是給你們開創的、不就是給你們救人製造難度嗎？也就是人的劫難了，人能不能得救的最大障礙。

中共邪黨啊，你們不講真相也會漸漸的辨別出來，它是個邪惡的東西。無神論是在這個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無法辨別的，真的是很難辨別。

弟子：我們地區和其它地區都有個別理智不清的人在景點與唐人街高喊，做

一些警方、地方政府不認同的行為。

師父：這些人哪，我告訴大家，這些人各地都有，只要這件事情沒結束就會有。舊勢力就是讓他蹦出來起負面作用的，不然的話它們認為，大法弟子都這麼好、都這麼正面，人很快就認識了，一點負面因素沒有。再一個，怎麼考驗你的人心啊？你們有些人就是執著於蹦出來這些人講的，那這個心該不該去啊？這是舊勢力想的，它覺的這也是漏，就要蹦出這些人，看你們怎麼對待、你們甚麼心態、受不受干擾。至於說在常人中甚麼影響，它才不管，它只為完成它要完成的東西。這些人本身都是來干擾的，表面上打著都是大法弟子的旗號，我告訴大家，他們都是來干擾的，舊勢力安排進來的。

師父誰都度，特務都度，跟你們說了吧？這樣的人，當初有時間、有機會我也在跟他們講，我說好好做，做好，機會難得。可是呢，我現在不這樣講了。有這樣的人問我，能不能圓滿？我說不圓滿就不圓滿吧。那咋圓滿哪？一路上都是在幹破壞大法的事，根本不修，上哪圓滿去？你連常人都不如啊，圓甚麼滿哪？

在他們面前，機會已經很少了，奮起直追也追不上。真的能做好了，是能圓滿，但是哪，機會已經很少很少了。

弟子：這些人到景點很積極，每天都去。

師父：是，這些人非常積極。

弟子：被一些華人與公眾排斥，有些學員卻支持他。

師父：是啊，有些學員覺的他來了就是好啊，當然支持了，分不清楚誰是干擾、誰是不干擾。正因為有這樣的學員，才給他市場，他才能做了這樣的事情。容忍他，容忍啥？容忍他來干擾你們救人？是啊，我那個時候也在想，儘量容忍；現在看來，這些人有的是死不悔改的，也就別給他機會了。

弟子：八十八個國家、地區、城市的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一六三

師父：謝謝大家！（鼓掌）我好像還要講點甚麼。（鼓掌）

一六四

一年兩次法會，相比之下比過去的法會少多了。但是不管怎麼樣，大法弟子在一起交流交流，互相促進，這個作用真的是很好。就是想讓法會在修煉中起了正面作用。這些年在困難的時候，學員走過來，法會也是起了大作用。困難中互相鼓勵，能讓人走過來，這就是法會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沒白來。我剛才一開始就講了，天南地北的，路費、食宿、購物，合起來這筆資金巨大。我們這樣花費，也得把它花在有用的地方，想大家一起湊湊熱鬧不行。會後順便也告訴那些不精進的，你沒時間了，你要怎麼辦？再有呢，犯了錯誤的，你犯的那些錯誤，你咋辦？拿了學員錢的那些，你怎麼辦？

我們有些學員在病業關上走不過來。你不要往大處想。你說我沒甚麼大錯誤啊，對法很堅定啊。可是哪，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當回事。邪惡會鑽空子的，很多學員因為小事甚至於走了，也真都是因為非常小的事。因為修煉是嚴肅的，是

無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長期都沒修過，雖然小，你長期都沒重視過，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為這個走的。現在迫害大法弟子的，舊勢力不敢直接幹，那些個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幹。現在幹的都是甚麼東西啊？都是蟲子之類的，細菌亂七八糟，都是這些東西。發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滅成片成片的就滅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這個東西，而且宇宙的層次很多，你滅完了，不一會，時間不長，它又滲透過來，它又來，你再滅。就是不斷的這樣發正念，要堅持一段時間，才能夠明顯見效。不要覺的發完正念了，感覺好一陣，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訴你，它們就是用這個辦法在耗你，耗你的堅定信念，大家要注意這些事。

師父說的三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後的這段路把他走的更好。那些做的好的，不要鬆勁，不要鬆勁。這麼多年大家走過來不容易，師父珍惜你們，師父也感謝你們。謝謝大家！（眾弟子鼓掌，起立致敬）